



戴剡源先生文集目錄

第七冊

卷之二十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跋濂溪二程謚議

跋宋元憲韓獻肅二公流杯小飲倡和詩帖

跋吳侯二峰說

銘

瓶城軒銘并序

周氏彛軒銘

昉軒銘并序

朱漆印匣銘

復心齋銘

遜齋銘

寸屋銘

君子軒銘

箴

奉化州庠小學箴

袁氏字箴

贊

真贊二首

仇仁近真贊

解子君真贊

周義烏真贊

單古父判官真贊

韓仲友真贊

任仲端題真

蟾上人真贊

東坡兩行圖贊

徐仲彬真贊

贊蘭石

替昼鬼戲

替畫龍

述

千戶高君行述

東平趙氏述

碑

知奉化州于伯顏去思碑

卷之二十一

賦

可竹軒賦

耕寬堂賦

寄安齋賦

一大菴賦

竹坡圖賦

縮軒賦

喜友堂賦

息齋賦

靜軒賦

容容齋賦

胡麻賦

蠅虎賦

碧桃花賦

觀魚賦

卷之二十二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讀吳起傳

讀孫武傳

孫臏附傳

伍子胥列傳

孔子弟子傳

蘇秦傳

張儀列傳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剪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范雎列傳

樂毅列傳

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列傳

伯夷叔齊列傳

孔子弟子傳總論

商鞅傳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四明戴表元帥初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跋濂溪二程謚議

濂溪周元公初未嘗以道學自名而精修妙悟上接
邠魯其衣冠言笑雍々然與人蓋無異耳大程先生
亦用此道至伊川先生始以軌範肅物之論有所不
屑然當純公既沒衆說紛紛卒能堅忍植立而不墜
其師法者伊川先生之力也夫由前之道則廣而難
窺由後之道則高而易踈知之尚難况從而名言之

乎加之渡江以來世故之所消磨時尚之所指黜吾
鄉老功減卽中為此二謚議時去黨禁之開歲月才
幾許而剖析精微蒐揚幽眇繪畫鋪張委曲各當非
知之真其孰能為此之言哉伏讀遺編不勝故家喬
木之感

跋宋元憲韓獻肅二公流杯小飲倡和詩帖
汴都諸公風氣渾厚初未嘗區區以詩篇字畫名家
而餘事為之亦非後人所及今觀宋韓二君子流杯
倡和詩帖太山喬嶽嚴重不言而雲烟草木自然輝
潤令人撫卷三歎

跋吳侯二蜂說

蜂之於虫以螫聞利害休戚與人宜不相涉也今以
不堪其類之強攫忘己之嫩而赴急於人人宜不直
其類之強攫忘螫之可惡而助之此人心天理之自
然不可泯滅春秋存小國者進其褒滅同姓者甚其
罪殆與看雲道人此文同義

銘

瓶城軒銘并序

吳興凌德庸規窺寢旁小軒為習讀修身之所而摘
先賢法言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云者名之瓶城

剡源戴表元為二銘題其楹曰

物生於土而散復為土然陶人得是土也濡之炊之而為瓶則一成形成形以終古至於終藏鹵莽缺破齟齬亦不能以復補不為如土之為愈也惟口亦豈善出其言則玉帛歌舞不善出之血流漂杵喜為福主怒成禍府故明者慎之與其違時而傷義寧且默而無語也

上謀依情中謀依兵下謀依城依情無傾依兵無驚依城無爭意之兵人其來無形其去無聲有寇之禍無寇之名至人忘意克為之征賢士制意桓文之盟

上不能忘中不可制惟城斯憑故必無喜而清無怒而明無懼而平然後可以居無危之樂而收無辱之崇以庶幾乎君子之城

周氏彛軒銘

凡人有靈莫良於心存之聖隨違斯續禽拱把百尋咫尺千里叩其造端不越常理常理伊何人之秉彛父生子立兄行弟隨夫婦禮睦朋友義正放乎君臣曰忠曰教言之未出童子能言言之既出壯夫所能端木費辨季由傷勇恂、克公藏珍自重徐行無驚善養非純亨心在坎致命惟困我有天錫周宗之望

刊銘彙軒用永鑑觀

昉軒銘有序

日之初明為昉日之明無時而不有也而且也人始見之人心之明人惟不見其用用則見於威儀辭令政事而人始為之瞻仰嘆咏故觀人者不可以不見其明而期人於闇自觀者亦不可以人所不見而不用其明里友蕭子西春秋高矣方治昉軒以為藏修之室而請文於余乃為之銘曰
群動夜息人方安眠我視闇室燭龍在淵亦既旦止東方載明乃見旭日心虛目清昔晦非沒今明非出

動作為光虛靈其質外物之來日千萬趣嗜慾薄蝕紛華陰霧敬謹保毓勤勞運為上天之載我惟新之人言中歲如日將晏蕭子勉哉常如始旦

朱漆印匣銘

彪其鞞日見而不鏢黜其中靜乎有容處不失方出不近迂揚朱氏之徒與漆雕氏之徒與

復心齋銘

復之彖曰復見天地之心乎里士陳景惠取以名讀書之齋曰復心而剡源戴表元銘之

其辭曰陰六之極是為寒冬天道當復雷行地中我

有篤友於焉觀心不出戶牖明神照臨方其未復天地懸隔乃既復之如還故宅父命子諾失言婦隨行伍、無闕無虧無闕依何其先本全無虧伊何遊乎自然惟茲精微不能絲毫睨則愈遠抑之滋高勿謂既復返亡逐奔守者少怠寇窺尔垣束尔筋骸攝尔知覺百尔所思不如善學桓、齋楹受揭良箴先哲寔然匪惟斯今

遜齋銘 為蘭池劉氏作

遜食不噎遜步不彊遜獲者鬼不得嘯其堂遜言者玉質金相我行四方永道荒、歸治一室芟編鋤強

義以為彊禮以為隍慈以為航蓋不但却踵英雄之林折肱紛華之場方將幸嬰見之三舍辭思父之五漿又安得以今之魯狂擬者之蜀莊者乎

寸屋銘 為時上人作

我聞黃庭治田以寸治寸不勞而收千萬四方之流出自金仙乃有寸屋異法同詮惟人一軀不能數尺心居殼中如苞條棘厥苞幾何終寸而方靡至不受有聞皆蔽道義輜重事為鋪設父愛子恭師和友悅人求容寔我獨容虛寔計不足虛存有餘卑儉為楹清淨為梁載以正直覆之慈良蕪處橫肱美寢便腹

六合為胸八荒在目廣居以寸為度寸之不已莫窮
其數剖尔肩鑄徹尔籒垣冥懷信踵以據無垠

君子軒銘

蜀 牟先生名其塔秦張拱授徒之室曰君子軒
取孟子所以教者五之詞云剡源戴表元為之銘
曰

維古君子有國有民德符命圭化行垂紳王風之陵
賢不必貴乃有專師以名曰抗位舍尔洪流從尔澮
溝八荒泄々雲興於丘哇收經鳴榛夷道開素王之
門三千其來嗣者邈公拓孔之疆舌舐揚墨氣麾齊

梁逆拂順磨明滋陰闊力於一夫巧踰千乘我聞至
言厥教雖五泊乎有成一似時兩肅々軒楹雍々佩
於哲人加謀如玉如金莫尊匪禮莫善匪友咨尔君子
各敬其身

箴

奉化州庠小學箴

維人之初其天渾々有識而爭能言乃昏方其未然
揖遜折衡習之既堅嚴誅莫從於招先民厥重小學
用恥與畏因恭道覺童牛受穿負載千里良駒服羈
以配君子有一點悍竊轡毀車御者惡之甚於猿狙

記誦蘊蓄詞章潤飾專精業時矜能敗德姬文翼
虞舜蒸之任如鴻毛舉莫能勝噫嘻州儒聚講有廬
髮被群髦亦步亦趨我作訓辭爰譎傲偷匪我則然
維聖之猷

表氏字箴

越国表氏子瑾字敏存請言於剡源剡源為之箴

曰

緊玉之生與石同族緣有其文以追以琢厥文伊何
外潤中明潤溥陰施明涵陽精惟礼有瑾取村斯先
純和營通芬香潔蠲日持踵從息机心聽臨之孔威

曷敢不敬堂之袁宗累世朱紫政流岳牧名在圖史
迨尔賢祖沈厚寡言孝通神明信孚魚豚鍾慶於子
是為名父培壅蓄耘勤勞纂組為茲嗣續厥惟艱哉
負重惟德致遠河材有一忘傲如器斯捐奔浮沉酒
取仆招顛窟老在席恭陳訓辭兢之惟瑾教以存之

贊

真替二首

遊戲夷惠之間雌黃管葛之上蓋其愚近達慵近放
韞近真遲近讓至於潛光返獨澄源觀曠審一區之
易足悟兩岐之皆晏固不善其為風平川淨天融雲

盍也

此翁足未嘗出門而心游千里言不能脫口而手許
百家故知之淺者以為江湖朝市得其真者許之泉
石烟霞噫嗟乎其無他乎抑猶未免於誇耶

仇仁近真贊

廣袂長裾纓變其胡素絲以為絢尚為是雍之于
非平時慕作洛詠而歌吳趨者乎

解于君真贊

不可以為山澤之臞亦不可馳驚於功名之途夷乎
惠乎魯狂之徒乎

周義烏真贊

娛之乎若無所為明之乎又若有所思頎之乎若氣
盛遠馳累之乎又若老而將衰歸來乎吾與誰歸後
有作者則不可知欲同世莫我瑕疵莫我為宜為無
町畦乎為嬰兒乎

徐仲彬真贊

吾觀斯人胸襟漫汗如能吞八九雲夢之寬眉睫鬱
勃有曾活千萬生靈之精可以垂紳佩玉規行矩趨
可以飛書走檄縱橫應敵者也

單吉父判官真贊

吾觀其人鬚眉聳脩巾屨整飭滑々乎似不欲一物
之干其靈臺而焦々乎常有疾奸豪憂黎庶之色殆
可與為祥風慶雲可與為雷霆霹靂者也

韓仲友真贊

謂子臂耶錦心綉肝謂子達耶草衣卉冠蓋世之畸
人天欲完之而姑試以世材之難不然完於荆食於
韓宜可以偃仰盤桓尚何為飲鏃縱橫之林而翹帆
功名之湍耶

任仲端經歷

衣冠禮遜以為雅飾詩書意氣以為清腴望之嚴然

知其為東魯之徒

蟾上人真贊

此者以清峭為骨故於物無所屈以慈和為貌故於
人無所較至於縱橫翰墨浮沉談笑則又庶幾乎棘
端之戲猴管中而窺豹者也

東坡兩行圖贊

玉雪心肝泥塗巾履赤壁磯前褰裳徐步宜乎馬呂
諸賢援之壘披禁苑而不為崇章蔡二子投之壘烟
瘴雨而不加悞也

贊蘭石

岩石鬱川嶺烟風雲淒其寥昕既知者之幾希聊媿
然而自放

又

風柔日暄不自以為妍崖枯水縮亦不以為惡此之
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者耶

替畫鬼戲

水息輪亭風休綫偃有何煩勞作此舒展
一毬在肩鬼鷲詡不聞施為以自相語
鷲飛於天與汝何毒陰机激之為是及覆
葫芦在手篔簹在口自居其娛不覺其醜

冥行意坐不害為嬉枉矢哨壺從何得之
削方索毫用代蹴鞠嬰兒之心百死不黷

替畫龍

講江湖吾窟宅噴雲霧其裳衣誠無求而不得嗟欲
出以何為

述

千戶高君行述

人有居微履約不擇已之便安而急人之艱窮又能
當忽然之警而不感於鬼神死生之故此學士大夫
有氣誼敏決者之所難也而或談咲造次蕪之不既

甚可稱乎然其名字不幸湮沉泯滅於稠衆之中沒
齒無所表見僅幸而天報之以賢子孫尚德君子惟
論福澤之所由來而因得髣髴其為人若干戶高君
者可謂希矣高君諱忠義族出肅慎氏當金之存世
襲千戶君父自遼東方鎮洛陽五橋寨於是君生才
十五歲以調發至慶陽病死君仍其職管攝軍伍有
能名金止居大名為民有權豪張宣差占據新附戶
四十餘君引義訴列奪而還良察軍公開行中書省于
三河之上帶銀牌為其府叅謀軍行累因如麻君
一一審錄疏理免者以百計雖受罪自以為不寃至

元師南與充軍所儲和廟運糧官漕輓百餘萬石襄
漢間接餉軍迴猶有餘積以功最當峻遷十二年十
月七日竟死年六十七娶吳氏生子男二教習儒業
不仕孫男天祐今為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問理官君
長於弓馬射獵百步百不發虛矢性質直不好浮屠
老氏見貧困者即解囊調給無吝吝渡江之後汴梁
多逃軍黃河置禁甚嚴不得脫則往二於民家傭顧
或乞食市井狂活君輒饋粥之且喻以理法勿為非
容主皆得其便在江南過俘掠男女骸骨暴露道路
間出私錢收埋不知數尤不信神怪嘗督糧至汴梁

西鈞州暮當宿驛，吏告有妖，不許宿。君徑入篝燈，至丙辰據床瞪坐，頃吏有扣門者，問何人，不答。再問，又不答。遂問汝寧非鬼乎？敢入即入其門，忽自開，形狀一似小嬰兒，而不見其的。君呼前使取足下履，稍近，因手擒之，亟竄去。稱官人，我再不敢來矣。次夜又聞窓外悲啼，聲問之云：我即若來取履，幾見擒者。且吾本欲伸冤，非妖也。吾本州家，庖夫為前驛吏，筆死埋窻後，每官來出告訴，而官反怖我，故不得聽我語耳。君憮然，明日為白州將理其事，掘所指地，得白骨一具，改瘞之。驛遂無事，予嘗涉獵史傳，凡君數事皆

有而求之，今人無所見，以為恨。殆風氣日不及古，而為流俗汨沒，以至於是。聞君之舉，謂之近於豪傑，特立獨行之士，非與金兵潰時君孤行柴陽道中一人對面，張弓欲射君，弓自折，竊意天地間善類常自有物扶衛之，邪不得侵，賊不能害，世謂沾沾盜名行險之人，禍福可以智計避，孰又非道論也。謹述。

東平趙氏述

東平趙仲文，繇浙西臬掾遷江東。乙巳春，以刑部至信州，余備官屬，得上謁，見其貌甚恭，氣甚清，而言甚文，心賢之。然舉口輒不能忘其鄉，若無意予出者。予

疑焉曰吾家壽父年且七十有四母閻夫人亦六十有九凡仕欲以行志吾於仕幾何志於何行而先廢人子之養乎予聞而重賢之既而出其家乘一通曰吾中原士大夫遭金季亂宗族世次俱莫能稽致而趙氏所及終止此往者不敢臆補失今不省恐愈無以語後嗣傳永久幸為我述其槩謹按趙氏自諱海府君以上皆籍東平汶上府君名瑞字祥卿是於仲文在焉惟府君避難暫徙鄆城縣死遂塋縣東下馬頭兵定子孫復還居汶上府君名瑞字祥卿是於仲文為父嘗仕浙東處州平準庫大使考滿不復仕而耳

聰目明膂力強健無異年少所居雖廛郭田園池榭別業悉在郊外軒車騎從行留自恣足以娛老時為仲文一遊江南不久即歸仲文與二季成有子息讀書應門舍館繞膝足以承養嗚呼仲文誠如公言人生至樂孰有踰於父母兄弟及時無事春秋歲序展有丘隴烹羊息羔燕洽宗黨綢繆姻友處有文酒絃奕歌笑之娛出有弋釣浮游登覽之適其與離鄉棄土衝暑潦冒風雪以規銖兩之榮尺寸之積者相去何遠哉余不及識平準公東平古為聖蹟宅里名儒鉅卿今猶林立觀公之行歲進退及居家教子

可以知鄉閭風俗之美師友學問之益魯無君了者
斯烏取斯詎不信然叔家世竟因附見區々嘆羨如
左仲文名煥弟某是歲大德九年二月四日戴表元述

碑

知奉化州子伯顏去思碑

奉化之為州山踈而水迅踈故土居者清勤力業而
少餘貲迅故仕遊者儻恍外顧而無留心益絲蔬米
埏治果植器畜之饒不通於四方而衣冠文墨閎闊
意氣之交異時常與形勢相為長雄故其民亦或號
為難治大德癸卯冬蒞丘子侯以九卿世家來為乎

專用忠厚文雅廉慈撫柔興弱銷沮囂競一年管撈
輕再年符移清三年科徭干逋流還鄉凋瘵完復吾
與黎民浙々知為生樂矣秩滿久不得去而天災作
於浙東饑餓癘疫死者相枕俟日夜與其同僚謀所
以拯之官廩有給隣餉有勸野劫有禁道殣有葬至
於力不可施則以降僧減征懇籲于上蒙麾犯怒必
得請乃已迄于今荒墟廢隴間猶有談笑炊耕以齒
人數者皆侯之惠及州民既更生益孚侯誠熟侯教
呻吟按摩動相聞知亦與恬然若安居其鄉而忘去
者今人常稱近民官為父母父母之於子寒也常恐

無以覆之餓也常恐無以哺之危病也常恐無以謨
之比其既成立也有禮馭之有過怒之然後父母愈
嚴而子愈親若于侯之於吾州安能使人不親而懷
之乎懷之不已爰發于言之之可傳必載之碑繫之
以詩曰惟明附痛負海西南名張實榜民不勝堪孰
返其逋有侯氏予郁之舒之清言雅趣亦既構宇迺
疆迺理天降飢荒奪其乳哺葺墟作家續骸為人呻
吟笑歌繫侯之仁侯性無怒侯軀無欲驅攘疾瘍扶
導餽粥民曰侯止侯毋我遺侯曰勿止我非尔私凡
人有以已為則無窮之瞻繫此樂石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四明戴表元帥初

賦

可竹軒賦

山陰王理得靜人也嘗築一軒竹間取晉子猷語既
名之以可竹而請文於剡源乃為設客主人問答之
辭以廣其意 客有問可竹之義於王子曰昔子
之先瑯琊黃門厭歷兵革頡頏世終捐家動而弗紹
欲投好於此君寄廬於東土譬之一壺之波流然而
濟車伐翳弛擔揮讓寧館庖之不繼閱蒼筤以消憂

此其達生幾於柳下憂世近於莊周者也今子龍舊
德之箕裘耕素封之稼穡傲睨徐舉優游內息出無
蕭朱許史之榮入無研索陶頓之後浮毫沉穎沿與
遊籍油、乎顏充氣盈華春盛而方敷脩、乎材堅
氣良兵朝食而特擊雖微名於古賢亦取妍於幽植
所謂凡案之玩階除之飾或可有而可無非至人之
好溺王子聞而嘆曰於乎嗟夫是何傷乎蓋聞事有
不期而相役物有適至而為娛客有愧夫重龜疊組
之世崇臺廣榭之區輦于夫以斤苑囊萬金以聘妹
歌喧管咽鍾奔鼓趨乃有下舍一朝之費而耗中人

十家之酒觀其睫暈欲寐体疲索扶意昏、然不接
棄咳唾於酒史至此窮厓之顛絕島之上慘天荒而
地寂四無人以惆悵忽見竒叢異幹瑰盾瑋狀至恣
惜以忘歸為游揚而咏唱使客評一境之異同較一
時之得喪果孰為之賢愚將悠、而無當粵吾來於
茲土姑無論乎古先今夫殘墟斷礎廢圃荒堙因前
時之燁、常祀比而雲連雖蒲陶分根於遐徼珊瑚
移植於深淵可成林於談咲何是竹得而侔旃而吾
一夫之宅百楹之廬本先人之遺構匪東郭而開墟
賴清陰之見覆幸斤斧之相踈風春雪臘雨曉晴晡

吾試與客振衣坐石携琴挈壺醒則行歌商山首陽
醉則卧遊无懷華胥竹當輾而咲色勃而吁此之時
人可竹歟竹可人乎於是客主相喻頽然忘言但見
脩之之涼月若迎顧乎前軒

耕寬堂賦

孫常州既納印而歸築堂於四明山之陽命之曰耕
寬其說曰吾畸於人而完於天介於世而通於獨與
其盤旋覺縮於世祿之途數驚而多忍寧自放之耕
無邊而不足焉且夫彎腰展髀野慢以為禮吾得以
寬吾四體行歌散曠多取而無辱吾得以寬吾耳目

作止信期飢飽係時而不自為吾得以寬吾心思豈
與夫搖尾觸暑動足蹈機駕載疾之車擁鼓謗之旂
憧々然猶疾馳而不止者比耶客戴公聞而嘆曰先
生寓言哉今夫千金之子居與人群有微稼於器而
菽粟不分冰耕露斲水種火耘彼服田者或愁乎勤
嘻乎先生亦既裂千里土為君之何用躬耕畝畝真
若野人之云哉乃其風指則走竊聞之走與先生皆
越產也而嘗官於吳楚繇所既知而不知者可以類
舉彭蠡之瀦震澤之區由其瀆者饒其壤而疏農其
上者暇於力而漁故君子則儼々舒々小人則雍々

于、茲非其寬歎越農則不然六野而渠冀山而舍
弓倍寸墜歲無贏儲盖用寬者不勞而嘗給處狹者
愈急而無餘今先生封疆道德畦畛禮義播治群籍
壅崇列藝豈弟聞望以為嘉穀優游篤老以為樂歲
方欲發廩庾洽春秋迎無鄰之不恤遠無乏之不周
耆年勝客以燕以游乃操南風乃歌白駒文孫愿息
前娛後扶嚴良日進迎猫虎也雅素時飭尊田祖也
清傷和之水旱遠敗類之雀鼠若然者深盛焉而神
莫予吐盖藏焉而寇莫予侮不競不萑不莠厥土亦
不穢予字藩墉牖戶以保百世之風雨抑走又聞之

能勞者不居善施者如忘故自古仁賢之居位其為
政也徃々可以馴盜賊驅螟蝗况不得已窮居而野
處猶能使貧夫吝吝愧恥於其鄉嘻乎先生逍遙茲
堂想見鄰曲聞風而遜畔交遊熏德而稱良人懷闕
里之訓家哦台南之章然彼道踳歌惠穹祇降康門
比申呂同大壽等松喬並長回視五俗區々祝豚蹄
之多獲夸鼠壤之餘粮何翅乎滄海一粟太山毫芒
哉於時農祥麗天東作胥動先生方清齋啟閔徐行
屏從有持善言順風三誦先生聽之忻然以為賢於
張老之頌

寄安齋賦為廣平舒君作

智安於無疑勇安於不怵廉安於教貧讓安於不屈
內怒者安於寡言達權者安於簡出乃有至人行無
朋徒止無居室忽焉禮之以衣冠鍾鼓而不知為衣
冠鍾鼓粹然辱之以泥途祖褐而不知其為泥途祖
褐故能除藩去蔽訓觚破鑄動如大鵬飛振揚迅寄
跡於八荒靜如神龍收潛變化寄形於一物彼拘
者方欲與之商行藏籌語默宜乎叔孫見笑於兩生
楚龔之徒聞老翁之風而自失也

一大菴賦

宅洗師與水晶宮道人遊道人問其居曰無居既而
有居問其名曰吾之居姑為一大菴焉而無以為之
名菴之大若何曰吾之菴以鴻蒙渾沌為盤緣崑崙
蓬萊為枕托羲和光景為啓閉山川烟雲為聯絡春
秋花木為迎觀江湖魚鳥為賓客出無扁鎖入無住
著聚無守束散無部落若是何如道人曰異哉菴乎
吾無以名之一大菴宅洗師歸而言於剡翁剡翁曰
師之居之所寄則誠大矣惜乎其猶有大也道人名
之所指則誠約矣惜乎其猶有約也師不觀於南崖
之鴈驚東海之鶴乎夫南崖之鴈驚朝闔枯槁暮伺

田雀投危抵隙窮虛瞰厄極終日之經營寄一篔於
擊搏被其區、之忘自無望於騰天池而冲雲怪東
海之鶴則不然神清氣迥欲單未簿蕭森亢爽擁掌
卓削飢飡沈澁倦倚遼廓若可以遊溟茫跨冲漢而
名猶登於流俗之繪畫用不免於飛倦之羈勒若是
者皆累也今宅先師日誦先民之言以潛兩竺之學
既自以涵玄茹妙除煩去縛棄世絲如蛇蛻擅天和
於龜殼固當捐忘名寔消融知覺據逍遙為安堵泛
無何之空宅猶復憑無較有誇宏眩博前騫後罩東
覽西畧違者聞之得無有咲列子之御風齊侯之糟

粕者乎於是宅先師聞之微笑取茗更瀹翁亦輟然
振禁而作

竹坡圖賦

潤韓仲文所居之竹坡薊李仲寔圖之剡源戴表元
賦之其賦曰吾聞楚江之濱脩竹如雲蓋揚州之士
植從古昔而已有一雋人宅居其隈風烟微透雲霄
去來騷々乎若環辟自束前麾幡而後羽騎滌々乎
又若離塵遠舉凌貝闕而登瓊臺於時雪心遙散風
微帳開接鼓吹羅樽壘撫群隍之婆娑眺故丘之崔
嵬吊古人之名園茂苑穠花親卉皆已聲消而跡滅

而吾區區之所玩悅燭鬱然高出乎氛埃則豈不可
為臨文感慨願景徇徘徊者乎或曰是亦寓爾物之於
形久無不化金銷石糜川堙山罅而况工力之所轉
移塵土之所覆藉曾把玩不能涸更而君胡為乎欲
尋峴首之晉連而踵牛山之悲吃乃有侗儻奇士恢
踈通儒洒以秋兔之髦寫以冰壘之腴寢玩食閱津
携張趨內不棄身心之安而外無廢耳目之娛觀其
乍起忽仆如顰復咲歎烟偃露涵陰吐照紫紆歷落
曲盡其妙誠可以舒襟神窺道要何必擬崑崙以討
藥慕換門而間咲然後存浮居之勝觀快長年之清

眺主人於是齊形返息頽然如醺賦微言以三作期
託老乎此君

縮軒賦

戴子既為縮軒於剡居之西有客過之矧然而嘆曰
戴子將隱乎抑將以為德乎何其志之高而言之謹
也戴子曰不然吾二十年行乎功名之途而涉於是
非之林及今年漸衰而始休業無成而多悔進不能
有為於時以光宗姻起門祚退不能資其所自力以
樹田園活尊雅七暑而一葛十脯而九糜皇皇乎徒
勤而無所施荒乎內怵揚而人莫之知支隙巢以

竄伏聊憇憊而逃讎蓋不武以成怯非能高而為卑
而何暇於隱何以為德哉客曰子不觀於南山之熊
東海之鯨魚乎夫南山之熊人知其勇也然而未嘗
狎其郊豈不知夫郊之獲為飽於麓如使日而見
之則人得以輕其勇矣東海之鯨魚其怒也能覆舟
斛之舟習於海者未嘗遇而覆其舟也今夫能言之
士聽先生之說以遊於千萬人之都與操利業以闖
向於四通八達之市人志於取也趨喜而違怒據
安而避危其事良苦矣有一不當意而無寸尺之地
以居其躬子不匿避之而欲以常盛之名揭乎必趨

之衝此豈徒無得而已殆難知其所經故曰寡求而
少願者守身之寶也不爭而善讓者遠灾之道也且
夫華燁者老而歸根飾美者勞而返素火以晦傳燼
厝以退合度子毋以昔之揭而病今之齟安知
非子德之將就而樂其夸也官雖薄猶賢於無名居
雖隘猶愈於無家三遇兵而不死一謀歸而就成心
懷真士之操身漏間民之征一以子為傭胥亦或以
為夫一以子為羈雌亦或以為雄熙熙乎蚩蚩乎無
譽無諛人不得以錮子之銜無勢無辱天不得以制
子之措子於此猶不足爾今之側肩曲項孳拳累足

以求伸者寧得如子之縮乎祭子之介誠有所缺
然予且自視孰與古之黔婁菜蕪隋黔婁賢而死不
衾菜蕪賢而生無炊子敢望豐衣給食乎哉姑務縮
而圖之縮於貲者康縮於力者強縮於名者良縮於
德者百世不亡故今登子之軒嘉子之誼將濶略乎
隘夫曲士之節而蕩摩於大隕君子之事於子何如
戴子聞其言始而蹙然若無所容既而渙然以怡矣
久而恢然於中忘其居之約而身之窮也

喜友堂賦

梅林先生家於海陽柔兆之歲失其先廬先生携孥

東西竄奔三載而歸蒿蓬沒垣有季累亦倦於行
顧瞻嗟傷潛然不寧嘻彼行旅道途之人望屋而館
心援色親烏巢於林獸穴於麓日暮相求各以其族
先君之息惟季與余出此萬死乃不共居是曾行路
之人與二物之不如也爰議築堂龜食其舊除荒踈
穢以戶以牖先生左處其季在右雍之乎于子姓先
後徵嘉名於陶詩命是堂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
酒酒半有客離席而嘆楊襟振弁粲齒舒顏日子所
謂喜吾能言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
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烏緣物而喜夸者

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今先生羈旅之
餘藜藿之位行無軒車居無妾媵退無貨財進無官
府於彼所喜既棄不取脫鬼為人化虛作家驚還痛
定未遑其他恻、骨肉感嘆咨嗟遂團奕於一室浩
慰喜而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哉且子不聞之乎
有庫放象舜寔為兄周公管蔡不免相兵兄弟之間
聖賢所難下至漢文淮南斗粟魏邱急語唐宮飛鏃
貴極萬乘富兼九州豈曰無家兄弟為仇先生之居
雖陋不完我行其庭尔篋尔墮先生之身雖窮不陽
我覲其私尔足尔手食不待奢兮饗併餐衣不待華

同温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屨坐諷聯席
昔也斯墟嵐棲露泊今也斯堂嘯歌燕樂昔也斯墟
螢飛燐走今也斯堂圖書俎豆且先生自以無願於
人而道伸於閭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丘園三
畝之宅十畝之原弟轉於後兄耕於前既孝既友從
容笑言醞此醇醴盍如春温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
視其家誰無兄弟是先生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
聞風而起將令吾居胥為孝友之里也於是先生欣
然環坐皆喜眾客酌酒先生起舞而酌其季曰豈無
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更醉眾客欲行先生又起而

酌客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息齋賦

薊丘李仲賓即中風流博雅經濟人也而好世外之學盛年華士風度滿然異時嘗以息名齋屬刻源戴子賦之賦曰

薊丘之陽有一人焉非隱非吏不儒不仙手握昭回之章口誦逍遙之篇跨鴻濛抗青雲周遊星辰動搖天鈞蓋其道術既超乎物表而名跡未離乎人群者也玩大化之所趨悟浮生之無窮寄百世於涓叟期已息乎心躬日何行而非家雖囂隘而能容噫嘻乎

子獨不觀之水上之漚乎謂水息而為漚則浮然而流不知其休謂漚息而為水則波然而起不知其已是水與漚皆非息也又不觀之木與風乎風欲息而木窾之鳴木欲息而風撓之零謂風累木風無形謂木累風木無聲是木與風皆非所以息也今夫人之居世何以異於水漚風木之相遭鷄鳴而起百體皆勞彼求息乎夢寐則有娛飲食於田獵惑錢財於糞穢彼求息乎老耄則有聞鳴鐘而不休思秉燭以繼照志燕者自燕不息燕者益比其轉志越者息越不息越者益南其轍人有常言貧者欲富之者欲貴之

者欲不死彼達者始舍是無辱無榮無死無生以入於不爭鬼神莫之敢撓若是不既息乎而山中之鳥或以啗烹潛居淵觀或走而驚彼猶未逃夫豈與名耶故有南華懂恍之裔西方竒詭之倫指有說幻梯空談真尺皆容所未喻吾將叩之其人

靜軒賦

東平閻公名其居靜軒刻源戴表元為之賦曰

世有欲靜者問於其師其師教之以學坐蓋屏居久之能安於足而不能安於飢窮乏水火於是教之以學默又絕語久之能忘於口而不能忘於愛憎之刑

棘於是教之以息則不蟄穴而栖巢教之以寡求交則不能滄松而飲流故稽叟以慕仙傷生揚邨以忤物招咎暗鴈先盡柔木速折鬼影者走而滋多逃聲者除而愈有嗚呼悲夫事有適至理有同然子不觀於空洞渺沒滄溟之淵方其決陰谷瀉層巖經蒼莽而始激觸縈紆而弥喧迨至乎鉅海則沉々湛々人莫測其虧全又不觀陰陽四時之去來前者誰挽後者誰推但見河漢鳥飛而兔沒草木寔落而苑開人之營々與識俱生識步而馳識取而爭窮血氣之所趨雖賢愚而同情惟夫人靜之士得智遺智居名避

名用能玩外物若蟬蛻戲世為好孩嬰時然後出不
得已於出則山搖而岳動時然後處不得已於處則
鵠峙而鳶停時然後默不得已於默則風收而霆息
時然後語不得已於語則玉振而金聲彼沾沾之小
夫與矜矜之俗子勺水盈縮杯美愠喜間有聞蘇門
而習嘯望箕山而結軌豈不賢於其徒語諸大人先
生之門是猶過蓬萊而誇海市也

容齋賦

東平徐公書燕居之齋曰容齋剡源戴表元嘗遇
之問曰是非漢人之所云白璧不可為者耶公曰

不然因擬其意作容齋賦久不即就而公歸東
平懷感舊諾不敢負言乃為賦曰

大智幽小智仇机噤徹奔萬類一丘厥有黃髮真逸
青雲雋遊偃駕於希夷之林濯纓於清冷之流笑衆
雖之相殺弛然未之以無求始其昂頭瞠目驕面怒
腹咸崢嶸以思逞如不行其所欲既靜竚以自休亦
逡巡而心伏故力敵者攻勢兼者雄才十百者不強
而從量千萬者容之又容升容於斗釜容於庾舉而
投之大倉不知其有澗容於谷湖容於瀆輸而寫之
滄海不知其足豐旅之擇煥乾鵲之遠風知凌阿叢

薄之功而不知托氣於太空海鵬息以六月澤寵神
於勺水脩乎知太空之容已而不知太空之所倚
物之相容何有窮已昔者周公端拱日容于士仲尼
閒居容七十子當其垂紳端委擎拳曲跼前俞後唯
而不為之喜及乎危疑轉徙詩鳩鵲歌虎兕風披雨
北亦無所毀事之而容之遺簪墜履殘籩膳盞或聞
風披靡或承流迤邐不知其幾蓋何必家陳羔雉之
勢人擁軒車之輦而誰不曰我嘗趨明堂而遊闕里
彼有託一時之喜事誇四海之龍門侈公孫之華館
開父舉之芳樽唾面教思佩常矯温所謂擬富於聯
烏足以盡彼我之所存

胡麻賦

六月亢旱百稼槁乾有物沃然秀於中田是為胡麻
外白中玄嘻微心之良苦微日御而周旋朝舒翹以
東嚮夕偃媚而西遷若餞迎之有節閱皇之而不愆
有一儒者睹而異之曰是物其有識可比物於戎葵
惟太陽之委照疇一物之得遺彼茫然以自遂有得
氣而不知獨輸勤於畝畝致展轉於遐暉迹其華粲
粲以淡成幹亭亭而直致陰回翔以蓋屬膏潏滯而

珠媚疑本質之過清常迎溫而抱粹庸遇暎以不傷
表孤妍於衆粹且其此本近仁嚮明近智蹈約而不
為近信在困而恭近義故論胡麻者以為君子之道
四宜乎以爾登良醫之筴術依飛僊之服餌也

蠅虎賦

有虫翼然既惇孔武若腹而絲若臂而矩跳跟振擲
是謂蠅虎搏蠅甚智祖伏壁間群繩避之如虎於山
我玩掌中以弄以嬉惴不敢動螻蟻出先生忻然
咲而置之我聞古人龍猶可豢惟虎必誅與民除患
或生得之用之於戰蓋與死而為鄰嘻其危而敢玩

乃有至人以道豢虎居以為徒出以為御人有人焉
虎至不怖曰我不爾惡爾無我怒與虎相忘其道甚
恕嗟爾蠅虎何為者耶謂非虎耶於蠅不仁謂誠虎
耶遇我而馴或曰搏人所憎不為不仁故見畏於蠅
其所以見狎於人或曰是亦虎類馴之有道蠅視之
大我視之小藐然掌中以馴易暴亦如彼虎雄跳躁
擾極衆庶之所驚絕至人之一咲嗚呼噫嘻物之於
人嗜欲血氣鮮有不同意兩銳者必奪力俱強而乃
攻此其無齒牙而忍不取距而凶搏善良以為食脰
膏血以自豐其名為人其實有遠愧於爾虫者矣誠

得道以御之彼雖暴而莫動故有談笑而儀衍挫謀
拱揖而孟賁失勇索而言之理無不然一日之內一
身之間陰陽水火寇奪百端有道於此愈攻愈堅泰
山裂車而自不瞬疾雷破柱而足不遷四海一航八
荒一席干戈血肉之區歌舞腥臊之域閱千世於頃
臾忽微虫之過隙位振古之如斯復誰喪而誰得於
是先生頽然如醉嗒然欲默縱吾意之所如聊優游
而偃息

碧桃花賦

王贊公家既燬於火儼榛壁之遺墟紛風披而雨墮

三年亂定主人一還顧瞻咨嗟慘見心顏忽有異花
燁於甃間主人曰吁是何祥也問之居人居人不知
問之行路行路愕昭乃問野老野老曰此所謂碧桃
花也胡為乎來哉且其為花種、實艱土不溫而不
榮歲不遠而不蕃睹厥種之瑰竒疑仙人之所植故
花於桃者必紅而此色獨白今主人逃空虛而遠遯
曾日月之未賒厥甃燥剛厥礫交加偉尤物之獨生
誠可駭而可嗟野老既去主人默然徘徊花間花若
有言於是主人遽然而悟色然而笑曰此非造物所
以戲予者耶此非造物所以慰予者耶一以為慰予

則我也既履其殃一以為戲予則我也方玩其祥長
陽建章之苑太液未央之園一素之見材爭獻妍而
恐後當其供娛燕遊建幸俎豆土釀飲乎醴肉丘隰
眩乎組繡蓋有海西異域之植嶠南遠驛之果勤追
風之飛騎煇浮天之大舸散累千萬人之力僅易一
眇之娛迨乎陵遷谷致時異事殊視茫狀之陳跡曾
不足以自附於劫灰之餘顧樵蕘之見敢與匠石之
不誅反不如漆園吏之所羨若彼擁腫不材之樗噫
嘻嗟乎物有至妖而為累事有當戚而可欣大者若
此細胡足論惟夫環堵之室數弓之園雖故物之已

非而為我者自存訊隣里之在止對江山之無恙持
壺觴以相勞發惟愉於惆悵清風往來鳴鳥上下矣
焉階除見此策者矯焉若凌虛猝墜翕然若離群獨
至淡焉若鉛容素臆將顰將蹙吊予厄而悲飄焉又
若荼裳縞袂將翩將翔幸予還而喜也迫而親之不
可睇視若商山之皓頂眉秀偉忽不召而自來咸驚
嗟而嘆異又若西山之陽孤竹之子亭々水映皦々
玉峙惋塗炭之在前欲潔身而趨避也耿孤瑩於衆
妍時臨風而興喟然如是花之吉祥將慰我而非戲
噫嘻嗟乎物之無情妍蚩美醜待人而名亦有不待

人而生人雖至靈悲歡喜戚觸物而形亦有物莫之
櫻渺遠廬於窖信木偶之所之蓋吾昔者之非去而
今者之非歸尚安能以私心之察一物之盛衰
其來也無所期其泊也無所羈其巍然異也無毀無
訾其皎然麗也無潔無緇與是花兮相忘聊遺老兮
度幾

觀魚賦

秋潦既退河歸故痕童子六七携畚出門載奔載呼
集於河塹先生異之往躡而觀乃見衆童脫衣保足
斷渠起塹翻水使涸或運淖沒膝或揚泥沾膊或傾

簞拄箕或布葦行箴或群蹴鼓譟或獨仆發譴併力
競勞有類竭作先生曰唉爾何為乎有叟在旁倚策
而吁曰童子之知爾將取魚每歲八月大水渺漫濱
河之陸湧浪如山常有巨魚隨潮往還彼一童子及
潮未沙往漁於河得魚盈尺今此巨浸與秋俱退渠
居平陸不絕如帶衆童或為求魚於渠曾是區區魚
得而居且雖有魚其獲幾何常聞漁人日漁於河出
市售之味薄少甘得不償勞甚勤而織一網出海百
夫屬厭視河之獲力減功兼我求其說漁河爾殊海
勞而苦河逸而腴苦厚腴薄勞成逸敗所以論魚河

甲於海蛟鱗之宅風濤之淵健者以奮弱者以遷亦
若吾人隨鄉論賢故瘠土者材而沃壤愧焉議河於
海無所取旃曾足沮洳蝦翔蛤奔升勺之水可得而
言先生聞之慙然而慚憮然不悅問叟姓名後首不
荅顧謂童子女魚且止吾聞是邦有隱君子女往問
之叟寧非是耶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四明戴表元帥初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田穰苴之事薄矣太史公為之論次以為之傳非賢
之也易曰臣殺其君子殺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者漸矣田穰苴之斬莊賈也盜齊之漸也方
穰苴以羈旅之餘受兵戎之任名寔未必深享於齊
而莊賈者齊侯之寵臣也夫以寵臣預兵而加於羈
旅之臣之右其驕蹇而難制固宜然而穰苴之所自

請也已則為將而請君之寵臣以為監既許之矣而
逆為之約迫為之期待其至也而借為之辭而斬之
此豈有不忍於齊國哉且燕晉之師於齊非有旦暮
之急遣一素貴幸之臣而親戚左右為之效杯酒殷
勤之歡此人情之所有也藉令穰苴欲伸其兵法當
先為之令俟其不受而後誅之或不可已則遷刑於
僕御亦未太沮屈也而若是不能終日為何耶賈誼
而馳赦者僅免會燕晉亦解侵疆悉還齊之君臣惴
惴焉拱手重足以涓犬馬之命田氏之篡齊而有之
豈待海上一城之遷哉嗚呼自戰國以來篡弒遂為

常事而奸臣盜將未有不先立威於君側者皆用穰
苴之道也漢衛青伐匈奴蘇建盡棄其軍青不敢自
擅專誅於境外而聽天子自裁曰以風為人臣不敢
專擁者郭子儀以九節度兵圍鄴制於魚朝恩為軍
容宣慰使而無所統一以至於敗歸又為朝恩所困
然終身不敢失為人臣禮此非將帥之事也哉

讀吳起傳

先儒言吳起未有不絕然異之也嘗讀其傳而得其
為人蓋魏公子所謂節廉而自喜名者起之寔錄也
當戰國時士之道先王而守義者鮮矣魯俗猶為後

衰而起也及事曾子曾子以孝聞魯而議起者曰起之學於其門也鬻母而訣殺妻而求將世有學於曾子而嚙母殺妻者乎君其答魏文侯舟中之問與夫遜田文辭尚主趣舍進退從容可觀則尤曾子之教爾學不勝屑溺於技勇後人循跡而議置其輕者推其重者名之謂薄夫君子惡居下流其是之謂哉

讀孫武傳

或問戴子曰子於田穰苴之斬莊賈嘗甚而非之於孫武子之斬吳王美人也不尤甚乎曰其迹累似其情非也穰苴之將兵苟惡人之監已累如勿請既而從之不待令而誅之是欲借莊賈以威齊也吳王以美人試武受而教之再三不從而後誅之則是欲售術於吳耳然儒者多言孫武治兵無驗吾併疑試宮人非事寔太史公錄穰苴事以所聞造相類故索隱書之欵

孫臏附傳

按太史公不為孫臏別立傳而附於孫武蓋其事微耳而世人稱之嘗過寔夫臏以刑餘之人而投齊張張然求得其當以報魏不啻卻克笑蹇之讐范雎折脇之憤也故其從田忌也一舉救齊再舉救韓皆不

以取救為急而急於乘梁之虛而殘之者此其志無一飯不在梁也馬陵之役恥幸僅伸而終臆之身不聞他業可紀就言兵者窺之尤淺、為丈夫哉

伍子胥列傳

昔者嘗惟孟子言君臣之義於齊而有國人寇讐之報曰孟子以義教人者也君有不禮於臣而臣不事施讐於君今也教人讐君而得為義乎久之而得其說曰此乃古之君臣之所為義也夫國之有君非以其國私之也蓋將有以為其國也其有臣也亦非以其臣私之也蓋將與是臣以共為其國也故國得是

君而治臣得擇君而事而非使之傲然無畏以為上也當戰國待士之仕者猶無常國故孟子以之警動齊宣主而着為驕君之戒若夫人臣之所自得為者則必使其君待之不至犬馬草芥而後是也然自孟子之說行而世之悍臣有所不直於君則悻、然欲甘心焉曰君固有可讐者也於乎此非伍員父子之於楚其君臣始之有不盡而終至於多傷其義者乎且以楚平王之無禮而伍奢傳其子建奢以正諫觸死微員之延則與其兄尚亦必俱死罪在平王無疑也為奢謀者欲忠於建則勉建無怨可也欲全於身

則知不可諫而去之可也建以說踈身以諫死由君子論之奢尤死於職也員為人子至於殘宗國以為墟發君屍而行戮其不太甚乎哉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昌黎韓子嘗駁其說以為不可施於今世此正伍員之比也後之論君臣者當擇於韓孟之聞也哉

孔子弟子傳

某按古史考疑公伯寮為說翹夫子之人夫子不責而委諸天命以為不當預弟子數而蘓子由古史修孔子弟子傳非太史公紀載多所糾正乃亦不遺公

伯寮而盡錄其語竊嘗攷之公伯寮者魯人也夫子之居魯之人雖不能盡知其道而凡為儒者則希不及夫子之門矣公伯寮固嘗學於夫子者也魯國之政在季氏以門人高弟服勤夫子之教而墮者委曲而從之而責一公伯寮之不溺於季氏哉當是時由孔氏則必貶季氏由季氏則必叛孔氏公伯寮學孔氏而中叛之以市於季氏固勢之所必有也太史公泛錄夫子門人以其嘗從遊而不棄不然則子服景伯之言過也夫子本不深信其為翹而公伯寮亦遂卒業於夫子之門乎

蘓秦傳

蘓秦戰國傾危之士也世之人有稱之者以其能以
口舌擯却虎狼之謀令其說行天下不至坐受秦禍
嘗攷之事或不狀方蘓秦自齊歸周自周而之秦然
後之趙之燕之韓之魏流離狼狽不勝兒童婦女之
所訕笑苟得一主納之利從則從利橫則橫其區區
窮謀本不專有擯秦之心惟不得於秦而從事於諸
侯耳豈得以魯仲連虞卿之事比之哉如其所策誠
能盡其形勢之強士馬之盛而用之秦人真不得以
逞也君子之道內誠其身而後能誠諸人齊之管仲

相其君九合諸侯其事偉矣而不免有叛之者泗濱
之間至無以服楚六國忮忍之君視其親戚骨肉有
不能自託而能托唇吻士外交以待斃於秦乎從散
國破而蘓秦亦以謀死固理之不足惜也昔者嘗恠
夫子數稱東周蘇秦之時周至於顯王益不振矣先
王之遺風尤或不墜故蘓秦東學遊說於齊而洛陽
之兄弟嫂妹皆能非謂以為非其本俗當是之時得
孔孟之位外以禮樂交諸侯而內以農桑治其國東
周之是輔尤賢於諸國萬一也蘓秦初干顯王顯王
既薄其詐不用而縱其說於諸侯諸侯之事如彼周

又他無賢輔秦以夷狄卒併天下有之豈小人之故哉

張儀列傳

六國與秦皆有併吞搏噬之心非為一君獨賢也願秦幸而成耳而世人罪秦不置者以秦戎狄而資之詐也以愚考之秦之行詐不信於諸侯莫如商鞅張儀二人之甚而鞅至自衛儀至自魏固非可專日秦詐就二人攷之鞅之不信又未若張儀之尤甚也當儀之時蘊秦同學先以縱約取貴儀後出不得不倚秦為橫迹其口舌反覆傾人十城然後利一邑陷人

數鄉然後進一號本不當責之以仁義長者之事而儀之始未得幸於秦屢之餌其父母之國以為已食此不特商鞅之所未為亦蘇秦之所恥言也吾觀張儀敗楚、怨欺齊、怨雖其終以計免尤皆覺而疑之獨其欺魏、人至死不能覺其為賣已也平時腰金結駟、往來於關河之上梁地日削儀身日貴及其歲晏寵衰秦人以禮歸之於魏使之坐速冠兵以傾所居之國而魏之父兄弟子方與之優游談笑而終者焉有商鞅換秦所無之毒而無蘊秦商鞅所

有之禍世之奸人如儀者可不謂行險僥倖哉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剪列傳

戰國之世秦人以形勢詐力誦頑諸侯故為秦者易為功而事諸侯者難為力樗里二甘魏冉之於當時固非有過人傑出之謀而白起王剪雖為善戰然不過縱燎於順風林杲於垂熟而凡其盡銳以為取勝之道者皆其不可再用者也此非唯不當責以古良將之風其視同時廉頗李牧輩猶遠媿之而得為賢乎蓋當是時秦勢八九成矣天方假毒其手以樹居中原謀不必工所施而服戰不必良所向而克彼諸侯之臣固有賢於樗里二甘魏冉之謀勇於白起王

剪之戰其君用之未必能專信之未必能決而又連柄爭鳴佐寇自賊顛倒繆誤卒俱墜於穀中而後已而數子乘時遂利各以能名見登於好事之齒舌彼諸國之臣其材莫過之者國敗身辱而名字因曖昧而不彰豈非所遇者幸不幸哉

孟子荀卿列傳

古之君子其學為己也而不專乎為己蓋其得之也有餘則推以與入也不患於不足成之也勞則其事傳之於久而無弊孔孟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莫之能尚也唯其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

而不著於用故鬱勃湮積於當時而卒能徐出而大
暢之以及於百千萬世之遠自其及門弟子既皆身
被其傳以立於世又自諸子各有所博然受之淺深
而行之久近有不能以皆善而要其大歸苟出自孔
氏之傳者至其極衰大壞猶墮於他事萬一也何也
孔氏之道可遠可近可約可博非若他事淫污辨襍
以為通誕神僻異以為高也學他氏者於已不必誠
而常懼於無以徇人學孔氏者進可以及人而退亦
不自辱其在已者也故學孔氏者近勞而什有八九
焉不失為君子學他氏者近佚而什有一焉不免囁

於小人孟子荀卿之於鄒子淳于尸子長廬之屬是
也自夫孔子既沒世亂道微生民之命懸於談兵說
利之口者若干年而子思之學再傳而為孟子子弓
之學亦一傳而得荀卿荀卿之學未出於子弓何如
也而孟子於子思有光矣夫當孔子之時諸子不棄
其師之窮相與追隨馳逐列國之郊羈愁困餓而不
忍去一時能言之士與夫非謂孔子而不為其學者
聲華氣勢計當十百遇之訖無所據托而獨孔氏師
友一綫之博屹然不墜以為儒者折衷非止鄒子淳
于之徒不可度繫短長而已耳自是而降諸子愈散

其傳荀卿之學亦一傳而謬天下異端曲說愈熾於
邠子淳于之徒而孟子之好著書遂與諸子之書可
傳者共扶孔氏以至於今日由此言之孔氏之道安
治則與之俱治世亂則不與之俱亂自古至今固未
嘗一日廢而學何其勞而孤也世言太史公不知孔
子吾讀孟子荀卿列傳亦燦然知所趨舍矣

范雎列傳

范雎入秦意在於急得秦權以及時償區、之私仇
耳豈有奇計為秦哉夫欲得秦權則不容不急逐穰
侯白起欲償私仇則不容不以兵脅韓魏此如怒犬

噬人伺便捷中圖一決之快君子蓋羞稱之然而雎
之所以言於秦者則未為詐便秦之奇計也雖秦之
強不專以雎而昭襄以後諸國於秦若附若離卒能
藉必成之資以速得志於天下則雎之助也何也穰
侯之在秦固有可議而越韓魏以攻齊者尤為非計
也今夫欲有所圖於天下而無一定之畫先斷於胸
中或至緩其所先而急其所後則雖日屠一城月墮
一都而無益於大計使秦人竟守穰侯之策近捨韓
魏而遠攻強齊則齊地未必可以即得韓魏亦且共
起而謀之外讐日堅內力日分而秦事勞矣自雎為遠

遠交近攻之說秦人一如其教日夜搏擊於韓魏之
郊瘵肢蠹食腹心垂盡而膚革不知卒之三晉先亡
燕楚踵服而君王后之脅最遠最親最後亦徐取之
若此者謂之睢謀非耶故曰逐穰侯攻韓魏雖世於
范睢之私而未必非便秦奇計也嗚呼睢以匹夫乞
一生於萬死之中出其困辱餘智以報平生之仇意
得欲行一聞蔡澤之言即納印去本不切於秦而
秦人竟賴其謀以帝然則非睢之假權也嘗觀六國
視秦初非強弱相絕之國而秦能獨伯者六國有客
不能用而秦能併六國之客用之也六國之客之秦

者多矣而三人之策最為有功於秦其一商鞅以富
強開策振於諸侯其次張儀大破諸侯之從以為橫
其後則睢所謂遠交近攻者若此三人皆至自魏諸
客入秦於其舊國不能保其不亡而此三人者必至
大毒於魏而後為重張儀以奸商鞅以欺范睢以仇
要之六國與秦皆無戰客而魏士尤薄也哉

樂毅列傳

戰國之君臣未有能以義始終者也吾每讀樂毅書
為之惻然悲嘆焉方燕昭不勝報齊之情卑辭厚禮
以招賢士而毅也往為之屈此其意氣之相求也已

非納交邀譽於游揚干謂之門者比矣五國之師百
城之敵先橫其諸而後從之卒功專事擅而諸侯不
忌其城兵連殺廣而天下不議其非毅之言曰五伯
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非虛語也昭王既沒新王以
一介之疑棄百年之烈毅於是不得不棄燕而支趙
及惠王殷勤反覆以義見邀則又幡然因趙以通燕
進退去就之間猶庶幾古烈丈夫之風哉古之論者
謂惠王薄於待毅又疑毅不當遽舍燕夫毅於是時
不去燕、未必能全之也毅誠能死、於昭王使死
於惠王之隙則亦不為得所矣故謂能死於昭王者

義也其不死於惠王而去之者亦義也若夫惠王之
待毅則猶有礼矣古者人臣之於國苟為有故而去
出疆必有為之道也所往必有為之先也毅之去燕
不可為小故也恩睽而辭不污身跡而家不絕自近
古求之改君易將之交處詭疑怨隙而能相全者惟
毅君臣而已哉或曰毅則義矣子知惠王之不能全
毅而許之以有礼何也惠王之有礼毅為之也父有
不慈而其子為申生伋壽之孝非子之常也君有不
仁而其臣為伍奢大夫種之直者非臣之常也毅為
自全而因全其君毅固常學於賢人君子之道也哉

藺相如列傳

世言藺相如空持言與秦爭璧，還而終不免趙於
璧何益哉。余曰：不然。秦吞諸侯，非皆以其能也。詐脅
之所，得較於兵取者，往往居六七。則夫今之視趙，其
意豈止於區區之璧已哉。秦詐既然，則相如之抗秦，
固有不在於區區之璧也。且國之以人為存，士無異
於人，之以脈為生死也。有一脈之不絕者，人雖危而
不即死；有一賢之能奮者，國雖敗而不即亡。秦誠積
強之國，見諸侯皆畏，而有不畏者在焉，則其不敢易
者，必其不畏者也。豈為一璧之重，輕乎吾觀相如蓋

戰國豪傑有謀之士，近古曹沫之徒也。已故能橫軀
授命，而知秦刃之不敢加強，辭臨盟而保趙，駕之必
可反，不惑秦昭王之無道，叛神明欺骨肉，何忌於趙
何愛於相如哉。蓋嘗考之相如之為趙，不但外以口
舌折秦，蓋諸將之於趙，始終而能為秦畏者，有三人
焉：廉頗、固、相如。之所遜趙奢，晚而與之同位。李牧，知
名進用，計當亦在相如之時。使相如但以空言為強，
而無待秦之宴，則秦之加於趙，必不若是怒矣。故曰
相如者，戰國豪傑有謀之士也。獨恠趙以相如之賢，
所推將適皆一時名傑，自不可謂無人之國。再傳之

後相如未死已不救於長平之事奢以子敗頤廢牧
誅然後昔之所以待秦者皆盡而趙亦死也雖曰廢
興殆然觀國者可不為寒心乎

田單列傳

齊於山東最為大國方湣王之亂樂毅奮區區之燕
假天下全力而攻之一戰而破濟西再戰而沼臨淄
湣王出奔齊之七十二城一日翻然為燕何其亡之
暴也及田單起逋虜破殘城哨五千之卒以鑿百萬
之師燕將授首所失七十二城復翻然為齊又何其
與之易也儒者謂使樂毅不以諛逃則燕不破田單

不堅忍窮城以須持久之變則齊不興嗚呼此二者
似矣而皆非全論也何也齊雖無道其弔誅而齊國
未可即滅也燕起僻遠出擅中國兵革之盟賴天下
方切齒於湣王而樂毅之賢智足以弭变故數歲而
無他哉其一人之身而居不世之烈既有憂其持之
之難者矣當是之時齊亡而田氏子孫不能盡幸而
田氏無良子弟耳齊之臣民昏怒富妣之日久矣寧
以千里之大而一人之能安乎故毅去燕而田單一
匹雛之力遂得乘間祇隙而圖之此天下必至之勢
非毅之道不得盡困而單之智果有餘也且齊篡國

也燕雖召公之後而其德見厭於天與諸國之君無
大相遇故五六十年之間六國迭興迭仆而卒以同
盡於秦一丹傳與六國之餘民又相居殘而同至
於滅蓋多殺人而立國者其國之不可久而又欲兼
人之國乎哉吾於燕齊之事不能為之數然者以
此故也然使徒以一日戰伐言之毅兵雖為近正而
田單之術何預於此哉今人既誇其神師火牛等智
往之又出於兵謀之外單之為人詭譎而不足稱者
太史公亦復不載吾亦不暇詳論焉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事謂卓犖不羈之士矣當戰國時士非媚秦
則宦於諸國朝從暮橫去來紛々而仲連游不以祿
說不以利潔身高視於喧污垢辱之外一言之出列
侯傾風群士折喙吾嘗評其挫秦之鋒綫於仲尼春
秋之義願從御者執鞭為獨嘗讀燕將書而疑之夫
君子之立言出於正而無慚處於人而無憾一時未
見甚便而萬世莫之能廢者此天下之至言也故其
居利害之中如是則生而存如是則死而仆迫於有
為而言者戰國之士皆能然矣而其然者仲連之所
不為也不為有為而言則其不得已而有言天下後

世固將於是觀之矣且夫聊城燕將受其君之命而
死守以拒齊之城沒於燕者七十有餘他皆反而復
舉為齊獨此城之將外無援內無資而不愛一死焉
雖非齊人之所樂而自為臣之道言之君子必許為
燕也仲連柰何教之行叛以歸齊乎曰仲連齊人也
為齊謀之也則何待仲連之狹也仲連苟有父母之
愛於齊之嘗亡矣仲連遠不為楚申包胥近不為王
蠋今齊地已復什九極齊之力何患不獲而為妾婦
之忠乎且為此說則與仲尼聞魯亂而使子貢撓齊
破吳者同一見也曰仲連天下士也非以齊人自為

也申包胥王蠋亦非所以論之也直不忍孤城之兵
歲餘而不決欲全其民脫之白刃之下耳嗚呼此又
何言之拘乎戰國之民無歲無戰戰國之兵無歲無
殺其為聊城大矣仲連安得城城而仁之且仲連嘗
爭帝秦欲卒梁燕佐趙而鬪之所不忍於鬪其兵者
全民之仁小而却秦之義大也全民之仁止於一時
却秦之義重於萬世也今乃欲全一城之民而先教
人背叛偷生以虧君臣之義何其得於梁客而失之
於燕將也雖然燕將既死何救於一城之屠哉進退
思之無所於據賴其將自能以義引裁不昧於裂地

定封之誘以隳期月之守不然則燕國有賣城之將
仲連為說降之客矣曰仲連之為燕將謀但勸之束
兵歸燕而東游之者舉甚不可以決之非止言故燕
將得書而歸燕不能降齊不可則擇義以死也是其
死也自仲連處之也嗚呼此非君子之言也君子之
為人謀於其求決於已而忠告之燕將未嘗求於仲
連仲連逆為不正之言而強告之何也宋桓以利說
秦楚之君罷其戰孟子蘄焉以為先生之號則不可
故君子惡遁辭而大居正焉有勸人以死狗兵而姑
為不正之言乎夫仲連之道君子也吾固詳責而嚴
求之在他人吾亦不咎之矣然仲連之言如是世終
不以聊城之事累仲連者以聊城既屠而不利其爵
故賢之耳是故可賢者也古稱明乎齊音者見利能
讓而戰國齊士始不讓而超於譎若仲連者士之能
讓者也

伯夷叔齊列傳

其接上古國以萬計其各國之所賢者則自推以為
各國之君其衆國之所賢者則共推以為天下之君
雖堯之唐舜之虞其初不過萬國之一耳惟其德盛
故衆國環而宗之宗之矣而有不宗者在焉則衆國

環而攻之夏殷以來主於傳子故天下之共君者不能無賢而分則畧定矣孤竹之為國也不知其所從始相傳云墨胎氏又云成湯所封則是古或有其國而成湯革命始更封之耳此於商人固無骨肉相連之親與心悅誠服之奮也自成湯至紂凡幾世自孤竹始封至於伯夷亦已久矣然澤足配天無以過周紂惡可誅不浮於桀而湯武之伐君伯仲之間也孤竹之始封不辭鳴條之爵而其子乃非牧野之師乎嗚呼商之末亡也孤竹之事吾不得而知其何如也然但云成湯所封則伯夷之先世已臣於商矣不特

伯夷世臣之雖武王亦且世臣之夫君之不能世賢其乱猶小也紂雖天子與諸侯分國而治盡紂之身亂止其政令之所及而已諸國未大害也幸而紂死一中主代之雖國之所以自治者可以不亂以一君之惡而易天下之共主者湯一行之既以為世駭豈可數數然階乱教叛使為羿浞者接跡於後來耶故其歌日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此伯夷之志也若夫國存而為之君臣國亡而視之塗人不待其賢如伯夷而能羞之矣吾太史公表伯夷為列傳首而恠世儒言伯夷皆過

故詳論之

孔子弟子傳總論

某觀太史公之為書務在推尊孔子而欲廣其道則錄其所嘗從遊之士為弟子傳而發篇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以為此言夫子所自道嗚呼是何尊夫子之至而淺淺為知夫子也夫子之道自其知者言之而千萬世受其賜自其不知者言之而當時之鄙里有不論其為賤而此七十七人之云云者初復何所繫於其道之重輕乎今夫一介之夫有以自立於鄉曲同時之士或昵而交之或

信而事之或知之深或禮之略紛然去來尚不能以一槩夫子行聖人之道周流於天下其所歷非一邦所接非一士而柰何欲從數千百載之後追定其從遊之數乎就令不謬而七十七人者但如太史所記自不必皆為賢能之士皆出於受業之數則夫子又自誇其所教之至此乎大抵戰國以來異書雜說載夫子事多失實其尤異者漢儒遂謂夫子以布衣養三千士蓋其舛妄至於智者而止吾擇此篇之大者略為之辨其諸傳中同異則有先儒之折衷此不敢盡僭焉

商鞅傳

戴子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賤夷狄至語門人以為諸夏之無君猶聞於夷狄之有其抑之嚴矣故寧取齊桓管仲之伯功以紓左衽之醜而孟子學於孔子乃併桓文非之夫明王不興而天下無伯獨不為夷狄憂乎嗟乎是故皆嘗憂也夫齊桓晉文伯之盛者也當其盛時猶襲先王之迹而為之故足以統盟諸夏而外威夷狄雖不心服而猶畏其力迨其久也又襲於齊桓晉文之迹而動故力窮智露而夷狄輕之不惟輕之又自襲而為之秦人起於西陲而行伯於天

下此之謂也且秦人之視吳楚其地非便衆非大也方吳楚之強輔之以諸臣之材良屢與齊桓爭盟卒不得獨馳而久逞而秦孝公得一區之衛鞅諸侯來朝天子致胙不六世而席卷先王之疆宇此非齊桓晉文之具昔之所以用威夷狄者夷狄反竊用之乎今夫衛鞅本諸姬之子孫而中國冠帶之士也一不得志於魏而行入秦而報帝之說鞅固非知帝王者藉令知之亦非秦人之所得听也於是逃說於伯伯說進而孝公傾國而聽之蓋其生長於僻絕擯棄之區慕聞中國之事而不可及一旦有導之為齊桓

晉文宜為矍然驚喜欲及其身而償其志也吾嘗考之鞅之為秦其煩刑細禁佻刻之太甚者出於鞅所自造至於別男女以詰奸平器量以一制與夫重農力本開疆益賦汲々然富強之術皆齊晉君臣之已講而鞅修益之耳儒者謂當孝公時無桓文之伯攘之以至於不可制是豈知為伯之道其弊一至此哉吾固曰此故孟子之所嘗憂也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欲有所為於天下而無特起之士以為之佐雖湯武不能以得志而况戰國區々君臣之間乎自學校井

田俱廢材士豪民高者為義俠卑者為遊說土裂兵煩隱於農桑者不得逸焉則往々出一時之僥倖以求迎合之利此固當時俗尚之所固然也而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遂以好客聞於天下士亦忻然從之上下皇皇相求真若傾心赴義以相成其事者以吾觀之四君之中惟信陵行事近於有礼惜其慤愿既以桓文之事為勸其客猶以使者其餘不過舖啜之資盜賊之道朝暮遊說之徒耳何士之云哉何則四君之時秦雖已橫猶有畏忌諸侯之心齊楚為大國而三晉自負勁兵皆未遽屈於秦黃歇雖以口舌

緩禍迨其歸相暗謬無足稱者田文之客惟一馮驩
終始不忍叛其豢養之恩為之忠計以求益封復爵
意念不出齊疆之外趙勝雖有虞卿毛遂稍能叱咤
挫秦然其兵退議功從成而德色固有不滿魯仲連
張孟談之喙者而能以強志竒計扼虎狼之秦而攻
其蔽乎信陵之取士則有異於三君矣秦兵壓邯鄲
而晉鄙愛人之怵翔翔而不敢捄挾計殺之自不失
為忠於宗國未聞姊弟骨肉之情也赴趙之存歸魏
之重於信陵之身秦人不敢肆力而噬而俟未之義
死毛薛之正諫就同時諸客求之亦所謂彼善於此

者方天授秦愚智同弊中華冠帶之區不數十年蕩
為虛莽而談四君之事者至今徒膾炙其能好士亦
不辨其士之何如也嗚呼其罔乎哉



二
卷

戴剡源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十三

雜著

讀國語

讀孔叢子

讀蔡氏獨斷

辨孔壁傳

佩韋辨

蔡夸二氏誠

猫議

祭文

衆祭徐子方丞旨文

祭張復山長文

祭趙丞文

代千雙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祭告榆林廟文

遷奉祠堂文

信學謁先聖文

先儒祠

鄉賢祠

土地

中丁遷先賢祠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祭張村干厨奧山神文

榆林瓦崩席上梁文

卷之二十四

書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啓

趙氏婚啟

回孫氏婚啟

回徐氏婚啟

范氏婚啟

舒氏婚啟

回弋陽趙教授啟

通燕右丞啟

通蘇教授啟

回凌德庸諸公啟

回舒子燕送鵝酒啟

代大學同舍內優成謝曾平章啟

疏

觀民閣營造疏

石屏戴式之孫求刊詩板疏

抄題刊傷寒書機要疏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萬戶府靳提控求仕疏

趙道人北遊疏

翁舜咨疏

代史承奉謝安醮疏

鄧君疏

城隍廟修造疏

傳

二歌者傳

劄子

回表通父秀才送喜辭并物劄子

說

漁說送王伯畏講書歸新安

諭

蜜諭贈李元忠秀才

卷之二十五

講議

子曰先進於禮樂

一章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益之反不伐

一章

子曰富與貴是人

一章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

高明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菁者莪

四章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一章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子曰回也其庶乎

一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祭如在祭

一章

卷之二十六

講議

孟子日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一章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之辭安民哉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

以畜其德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說命惟學遜志

德修罔覺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一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良治之子

車在馬前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

一章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用希

子曰後生可畏

一章

有孺子歌曰滄浪

自取之也

惻隱之心仁也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四明戴表元帥初

雜著

讀國語

國語有二十一篇用周公本及補音點校自有此書
來最善本也當宋公時韋氏註已始行蓋古註如賈
唐諸君之善者韋氏悉擇而收之矣宋公又博洽大
儒所定本信無憾余讀之久時時見韋氏千百中有
十一過當而註家緣名折義於人文瀾趨阜折之勢
導之多不得暢故此書所為與內傳相出入者亦或

卷二十三

病之以為難讀竊不自勝惶惶之愚遇有所疑標識
卷類其可通者悉斷為句豈獨私諸家塾共學之士
參其如彼決其如此亦有以教我者焉此書不專載
事遂稱國語先儒奇太史公更編年為禕体有作古
之材以予觀之殆攷於國語而為之也

讀孔叢子

孔叢子六卷連叢子一卷通二十三篇嘉祐中有宋
大夫咸為之註釋今所傳蜀本是矣乾道中王君蘭
稍又釐補其訛闕是為舒家本然取兩家本閱之蓋皆
以為孔子八世孫鮒子魚叢聚成書而連叢續於漢

太常孔臧其寔不莛子魚生於戰國之末一為陳涉
出知難而退遺言隱行不傳於世者必多在獵取
一二自暴其美侈然上附於先君之列而謂之著書
耶張耳陳餘二人者漢初謂之賢士又或以叔孫通
為聖人今書數引其名此後人所推托若房玄齡杜
如晦之於文中子耳連叢亦非孔臧所為其四賦尤
猥劣無西都人語氣二書依傍故寔僅不失常故
讀而疑之然諸子書自列禦寇已下多非正文君子
之於書為其可以正人心息邪說也則存之孔叢子
者矯然守其經生之學試讀而行之其心之於負

賤患難也不苟辭之矣此非孔氏子孫若其徒孰能為哉

讀蔡氏獨斷

蔡氏獨斷二卷本傳蔡伯喈嘗著此書而世儒或疑今本非真出於後來者掇拾漢史餘文以成之余攷之然伯喈之學不止於此謂不出於伯喈亦非也當由本書散亡幸而存者僅此耳若車服諸志乃其所已創與范曄史文時相出入蓋曄取伯喈非倣伯喈者取曄也古人作史咸有所本一史成而諸書皆廢伯喈之書其范曄史廢也然猶僅存則猶不可盡廢焉者矣伯喈才識數倍於曄雖孟賢者當在伯喈天奪其成逸而歸至於偃蹇取死二人之道雖絕不同而皆不得免其身士亦何貴於文哉讀其編竟之三嘆增學道之慕云

辨孔壁傳

魯共王所得孔子壁中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釋文以傳為春秋又以為周易十翼按十翼之事不古陸氏既云非經謂之傳則春秋不可謂之傳也班氏藝文志載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然則孔安

國所謂傳則班氏所謂論語孝經也

佩韋辨

人性剛柔得於天宜若不可以矯焉者然有修之成德而為君子亦有陷之失中而為小人則不可徒委之天矣德既成性既善我不病剛矣而以剛取禍我不病柔矣而以柔致咎是剛又若出於天之所為而人力不得盡預其間吾讀柳子厚佩韋賦感而悲之夫子厚謂柔純之弱者必削必薄純剛強者必喪必亡故取於韜義服利之君子以為之盟是行善矣吾獨不釋於取舍之指何其持心危擇利審揣焉奪

於其外將不暇執其素委躬而趨之也且洩治之爭其君而死義也安有義而可悲者義不可悲而不免於禍非洩治之罪也而子厚罪之陳咸在昏上亂臣之間崛起自異病在猶未能盡誠直耳其觸屏而拒教君子何譏焉而子厚譏之充子厚之意則疑之若何然後為剛耶如此而剛者在所惡則將出於如彼而柔者而後可耶洩治之爭非遇孔寧儀父其君固能容之陳咸不過不能文為要官當是時不為陳咸之直而以他過竟死者多矣然則二子亦偶不幸耳非謂其不能柔而剛也世有所謂真剛者加以以所

不堪而不為之辭予之以所不當得而不為之受何者其自處者定也吾觀子厚奇才盛氣言論雄峭得君之淺未規者立何如而示君與敵以下言視施於所畏者慙之義已少哀矣夫子曰振也慙焉得到慙之害到不允已甚亦孰有大於利祿者乎子厚悼苦諫之敗名懲直躬之失職逃到太過悛巡不悟而墮於党人之筭也哀哉吾故重惜子厚胸而有識踈於劉柔之辨不及詳而釋之也王君希聖作佩韋碑自西門豹范丹柳子厚諸人朱夫子凡取於常者備矣微僕為之銘僕不能有所發獨謂子厚宜慕劉者

師之不得尚愧不能執柔故為其辨且僕之資外稍急而內巽弱懼學之不勇遂為小人之趨也亦幸因希聖之言而覺焉希聖才敏倍於僕方謙、好問其以不腆之言為何如哉

蔡夸二氏識

古有夸氏之國其俗喜搏有一人最善搏力既蓋一國矣於其奮逆批控邀遏之術時殫其巧焉他善搏者雖趨健如堵墻躍其前肘交而仆由是人心服之盡國中無與為搏者然謀折之挫之百方乃相率奉之為燕遊醴食声乐以憊其体其人亦以為吾搏已

絕浸淫欲兼他技縱而及於戲弄博奕之事衆奉之者外與之遊而莫搏之不如也心索而習之久之搏成度其人已不復可畏一少年衆恚曰吾屬所為奉子者以子能善搏耳吾今與子搏明日搏於市其人振腕翔踵而赴之氣喘然索矣故今言技之不終者以豢氏為戒夸氏之國有好德之士亦猶是也夸氏之國之士叩之其策靡不知投之其藝靡不習自炎黃以前茫昧無名之初沿而及於其身之所歷其間廢置盛衰然否之迹靡不通其故自儒者之所當務以至九流百家六合之外竒詭恍惚之說靡不能舉其

槩亦可謂辨博不常之士矣去之而一邑一邑教之去之而一州一州異之去之而天下天下之士愧之曰吾見此人殆虛為士也則相與北遊而事之願為弟子出則安車居函丈群弟子往來聽其說而先生坐授之其說之曰凡吾於學弗能物，而精之也吾有要學吾之要而諸所欲能者可舉群弟子得其說與書大喜不期年學皆成先生處之洋洋然其道有授而無受也其能有出而無入也心竊自幸吾既為天下師何能勞苦復事學今然後惟遊樂是圖以畢其齒爾如是又幾年群弟子時造先生之居而究焉

先生應之不踰其初稍一厭而去之益老益昏師道益衰學者益離無所得食而歸其國其國之人不為禮今人言為師者又相戒毋若夸氏子然也戴氏曰二氏之取侮其終身者不可追矣抑所與從遊者何大薄也吾觀自古志怪之書不一其州國名號非人跡所經誕謾無所考信其事非復人世當有故君子多畧而不稽茲二氏者有涉於教吾故表而錄之以使媮近娛而安成名者警焉

猫議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猿雞狗猪皆得其類於人謂之

十二屬猫於人最近獨不預客或疑之以為他物貴賤猶有可言爾不得比蛇鼠乎曰猫慕肥煖遷輕就不信無義又生子多自殘賊其事蛇鼠所不為也

祭文

衆祭徐子方丞旨文

嗚呼哀哉人之群居各以其倫故生而達之不相遺也所以為義死而觀之不相汚也所以為仁屬者竊見求之於風氣混合之會豈六合之廣百歲之遠而不知其人蓋亦富不相值至於貴者各權而各善賤者狗世而忘身惟我徐公天性清真聞一言之中於

道一材之適於用則夸張贊詡至自引其躬以為如
不可及莠草茅側陋江湖阻絕內不度己之嫌疑外
不顧人之願欲而必使之處屈而能伸位近三台仕
踰五紀衣冠之所楷則中外之所警策而謙容雅度
言笑恂恂譬之大川喬岳有果必容無間不納人益
見其浩蕩而嶙峋彼斗筲之夫撞搪掉擲豈不欲軀
羸收堅揚穢溷潔卒之力不給而先蹶目既昧而徒
瞑夫惟在寵知讓居高能育故其忘懷出處隨時顯
晦白首一節愈久弥純四海之士方期公之大用假
使病憊已甚猶當如古法閉閣予告即家賜珎如之

何遂棄斯人而長往若返閭闔而遊氛氳攷公之平
生本末終始至是則適可無憾惟私情之不釋然者
悼行志之未卒而為善之無隣淒焉薄奠於彼潔湄
而奠公神遊恍惚之一遇也如疇昔之相親尚享

祭張復山長文

古之君子孰不能剜剜而不贖所以為良我識張君
晚在江鄉蓋窮年卒歲不羸五秉之義而嚴顏毅色
能却千金之裝何以言之其司會計備庶名於朋友
其飭子弟指近利於胥商而又退不苟哀老之祿進
常守高蹈之方惟於當筵設辯臧否情激聽者難當

雖人情油然終歸避伏而靈臺太宇冲抱先傷此則
君之自損若吾徒所為慘怛者病直諫之不作而老
成之云亡淒焉草奠語多情長魂兮有知尚酌此觴
尚享

祭趙丞文

嗚呼哀我人之居世愚不能賢賢賢於色或鮮其傳
賢且有傳是可以死我之哀公則或何已公昔燕居
我為鄉人晚而失仕亦同為民窮達之交死生之故
人所不知我且詳數勢權之卿佃弱罷市公於此時
懦如處子膏梁之門經荒史著公於此時勤於寡儒

世祿臨民以律為戲公於此時敏於法吏一鏃穿城
千夫喪魂公於此時勇如使客衣冠播越大蹶小顛
公於此時逸如飛仙父奮於前子獲於後浮沉里閭
以盡耆壽一昨兵奔始奠南宅雋者五輿左侯右伯
神龍徙淵雲物先盡山之將移蘭枯玉殞堂々大宗
餘一耄衰今其餘者又不能遺人亦有言公善其終
我知公子甚於知公公居未成口許隣我公族有女
公許姻我公笑公顰我無不可冒為去我今我無與
雖公之子誰免其侮不侮在我我慕公熟惟知公存
不敢自辱我老知此非以自警且告公子公目其瞑

北山滄々南溟洋々百年之情臨此一觴

代千雙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介丘出雲雨流于田靈泉發源瀦陂積焉維我大父
造基險艱以身易宗忠不忍言魏々太中承徵襲美
華韞高揚良寶中毀施及孱孤遂享豐報未收再獲
鼎受既芘惟獲之逸居之寔勞其何無熙而可終朝
爰念營域爰念封樹魂飛萬里有泪如雨屬者天禍
洊延祖妣得請於廷歸奔喪机有嚴衣冠神靈是憑
是舉合塋是安是恒銘碑植々石儀閑々匪以飾哀
哀在肺肝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維々年月日遠孫々等謹以牲酒致祭於遠祖故晉
右軍王公維公清風懿範繪在文冊俗情傳誇舉一
遺百造意成書縱言為文殘珪斷璧千古難群小者
且愁况乎精微青山白雲魂來是非谷禽弄吟澗草
晴秀庶幾揮毫尚想舒嘯樹爰召伯綏在平原名賢
之光被於遠昆々等懸覩新像載祀山塾辦香矢辭
惘々心目尚享

祭告榆林廟文

△流連之人自祭百以家東行即有兵禍脫命生還

顛危益甚大年之間奔走九郡十五縣之地二千里之遠心未嘗一日寧而剡源者固吾疇昔所卜以藏吾親慕念所加非他處所比也不自意轉徙而來遂得一區居之菴挿不勞龜筮自協鄉隣往來如素相識夫豈人力所能至斯是敢以民禮謁告於神惟神不賜簡簿於不肖躬惟先之澤未或殞墜俾世世承祀則其子孫庶克用康將施福其孥以昌其家綏安惠和動罔不裕亦惟我子孫大厥族於斯世敬事神無斁以伸其報焉敢告

遷奉祠堂文

維大德五年歲次辛丑十二月丙寅朔越九日甲戌孝嗣孫戴表元謹以清酌時羞之薦昭告于戴氏初祖九府君以下列廟之靈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表元來居剡源余二十載而新寢未築頌嘗規構先祠奔馳之煩莫克就緒深懼迺遷愈茲不處爰消吉日祇遷神主宅茲上游位惟辰巳北上西向初祖以下在北室高祖六四府君在中室五祀諸神附南室惟土地之神在下室遷奉之後庶幾安靈陰陽騰相家用和康以延于子子孫、無墜厥祀敢告

信學謁先聖文

惟夫子之道大而無所不該故精粗內外皆諧其極
今之為夫子之徒者不能盡已而但欲盡物多見其
不知諒也表元之區誠不意復奉牲幣以事夫子
雖其情哀不敢不勉祇後之初是用謁告

先儒祠

先王之學既散而無所宗扶而存之是在孔氏孔氏
之學又散而莫知所宗然尤能綿延不即絕者則瀘
洛以來諸先儒之賜也故所在廟學亦得通祀惟謹
祇後之初是用謁告

鄉賢祠

信為江東儒國異時諸老先生議論風指所以覃被
吾徒遠矣愛其人者愛其甘棠况表元得以職事奉
祠宇備掃除之後祇事之初是用謁告

土地

惟神蒞食茲學有年為官者故苟旦暮以充官薄不
得如神之專且久也祇後之初是用謁告惟神嘉相之

中丁遷先賢祠

惟茲學祀鄉之先賢舊矣中吏兵燬宇舍不周混處
廟廡祭荐差迭有及有遺神人弗寧相攸西偏廡廡
而陽爰議改奉適時中丁諸生將有事於釋菜遂於

新祠揭虔妥靈尚歆享之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嗚呼人於父母誰不知親然分別言之父當嚴而近
義母或愛而為仁至於離脫襁褓重漸簡冊則必待
師友而成身其有閨門貞淑之節而能督飾孩稚家
儀塾範與父師均此豈可但謂之賢母而求之曠世
蓋鮮其人矣徐母弋水之濱惟彼良子幼罹艱辛
惟太夫人机抒箴幼却朱鉛而不事慘獨鶴於霜晨
顧中誠之所惜有掌握之奇珍則為招名工購美錯
朝追慕琢以使遠異乎凡氓比諸陶姬截髮孟婆遷

鄰雖風流之已遐寔懿則之同倫天閱其勞與之康
強燕樂莫得羨壽於朱嬰翠管綵綬雕輪且百年而
未足胡慶吊之相因△願托子列難同它宥既登堂
之不早當薄奠之躬陳函辟絮酒終若有扼吾足者
徒含愧而颯呻靈兮有知鑒此真情尚享

祭張村干厨奧山神文

維至大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丙辰朔越二十九日
甲申婺州路儒學教授表元謹祭告張村干厨奧山
之神惟我祖考府君祖妣夫人寔始托体長錫壟山
不肖孫憑賴遺蔭幸來成居積累歲年增边托表延

衰滋廣今將用閏月十一日預卜壽藏於茲山瞻言
長錫歸在東首祖孫相依禮惟其宜惟神尚妥綏之
勿震勿愆以康我不肖躬以慰安先親之靈則幽明
之間為惠後矣是敢祇告

榆林瓦嶺廟上梁文

天開地闢山川忽屬於神靈歲改星回祠宇自闡於
氣運睽榆林之樂土時瓦嶺之閔宮壠脉東來雄跨
蒼龍之背簷牙南指前占朱雀之纏精神數十里之
趨迎生齒累百家之環擁祭則受福久無螟蝗水旱
之災過者下車真有社稷尸祝之愛迨於近歲猶著

陰功間亦避兵驛侯朝傳而不止人方憂盜里門長
啓以無驚悒悒之賜既多崇飭之嚴未稱遂恢新構
益聳群瞻良家輸杞梓之材千章輻輳巧匠獻盤垂
之技百堵朋興日吉辰良人驩神悅脩梁斯舉善頌
宜宣

見郎偉拋梁東好托詩書變土風看取梨州文筆樣
差義高插萬人中

見郎偉拋梁西榆柳堤平馬不嘶從此太平無閔訟
村、化作好山溪

見郎偉拋梁南精翠前峰手可援事少自然生富足

宜耕宜畜又宜蚕
兒郎偉拋梁北匝，連甕如撫極人行靜書少追呼
犬卧清霄無盜賊
兒郎偉拋梁上吉善之人神所相欺心莫向廟中來
且勸鄉鄰與遜讓
兒郎偉拋梁下此村今是平安社驅將虎豹不窺山
護使牛羊長蔽野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四明戴表元帥初

書

通謝張可興參政書

正月吉日剡源戴表元謹頓首再拜奉書參政相公
閣下表元嘗聞之周公之相周也勤於求士天下之
士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
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後世文人墨
客誇而張之以為美談表元竊獨以為不然當周公
時誠多士安有千餘人者日擾之焉於周公之門而

不耻而受其謁者方疲精憊體有國戰呂不韋四豪
陳豨之所不暇曾是以為周公乎蓋理之必無者也
故夫古之君子之求人也其道必有不勞而致之而
君子之見求人亦必有以自致貞女之行不出於鄉
閨知者詳也璫瑤玉者不登門信者先也今有善匠
將使為之巨室問其材木之所產耳目之所經曆口
䟽指畫一日而辦求馬價於良御△優其劣其悍△
馴雖千里之遠舉能言之何者考之熟而蓄之素也
伏惟明公以清材敏識隆名雅度振撼於東南之日
久矣東南之人情土俗時宜政理伸其所樂而遇其

所不堪者其事悉矣而况於士大夫之行藏名實進
退俯仰容之以禮貌動之以意氣其知之詳而信之
於先考之熟而信之有素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表元
抱區△之賤愚譬之於物瘿女礦石椽木駕駒媒賈
之所不親匠御之所不議自其少時願嘗以場屋空
虛猥釀之文竊存司之科第以苟一日之祿而兵革
以來心氣昏耗雖童子之所能者亦皆廢忘不可溫
習以是趑趄震慄守其常分積二十餘年不敢以綴
跡累公明之典謁去年秋有親友自中都回則聞明
公不鄙而誦其姓名於公卿將薦之公庭登諸天官

之選而使會勞於下士之秩表元驚疑徬徨不知其
何以得之者既而思之明公之心古君子之心也明
公之道古君子之道也推明公之心之道天下之士
豈必待求於我而後予之者乎推明公待天下之士
之心之道其於天下一民一物之未盡得求者惟不
知則已矣苟知之其有忍遺之者乎故因明公而前
所疑於周公之事者愈決雖然表元之所以得於明
公則終非其人也明公知之過而取之泛也雖然明
公非知之過而取之泛也明公意表元之或可知或
可取而不忍遽遺之也表元之非其人以其或可知

或可取也而猶不遺之天下之士誠有真可知真可
取者明公其忍遺之乎故表元不敢獨為愚賤之身
惧而為天下之賢士喜也不獨為天下賢士喜而直
為天下之民物賀也道里脩遠貧乏未能參候面謝
而先之咫尺之書以憶其倦之漸老矣俟明公功成
業就它日或能從文學諸生後作為歌詩以頌嵬皇
盛大之美又或幸而能附託不朽編摩紀載以補山
碑野乘之遺闕以明之公之知人以侈東南門下士之
遇蓋未晚也初膺鈞重加愛不宣

啓

趙氏婚啟

伏以叙杏園之年好久熟大門數楡社之文交莫踰
賢從宜有絲蘿之托以增金石之情伏承親家某官
次令女玉雪自持聞早閑於婦事而長男△縑緗
不輟覺猶有於童心當幹蠱之云初豈受姻之敵後
緣高義邂逅成言之子既亟於有歸吾宗遂從而獲
助訊三星之候庸幣帛之是將開八世之祥尚衣冠
之相映

回孫氏婚啟

△官學四方雖知名之已熟婚姻兩姓願投分以非

宜出於盛心來此信紹伏承親家提刑大監令姪封
郡寺簿長孫男肖翁將仕溫良之積必克世於詩書
而△男△次女少奎寒薄之資惧未閑於礼法既揆
量之自審何扳慕之遽高辱問愈勤願辭不獲吾聞
命矣敢虛道義之風其自今茲共振衣冠之緒

回徐氏婚啟

伏以中年涉歷苦婚宦之縈懷鄰境拔緣喜親賢之
在望投我尺素重於兼珠伏承親家學士令嗣宣教
籍甚醇明定熟會稽初學之記而△弟三女在娘肅
然清窈真是東漢逸民之家草木之味偶同金石之

盟遂叶相邀古道不較浮文兩姓甥舅之歡足光吾
黨百年子孫之托盼自今茲其為忻愉罔既數焉

范氏婚啓

伏以江海浮蹤既屠羊之靡托山林餘念惟舐犢之
難忘欲為貽後之謀爰擇宜家之配伏承親家學士
令安小娘子襲清門之禮訓婉婉固宜而小男次紀
守先世之儒氈鑽研尚茂夤緣諸父之舊締合兩姓
之懽庶無異圖以永良好絲蘿可托宴盼自以茲今
冰雪相看是所期於吾黨扳緣之喜鋪寫奚殫

舒氏婚啓

伏以吾州四姓之家久煩慕仰斯文一日之澤亦許
扳緣蒙厚幸之如斯臨嘉盟而甚喜伏承親家學士
令女小娘子早諳禮範如種玉於藍田而小男後庚
窮守儒氈頗尋源於潢潦夤緣草木之味締合金石
之交菲然微儀辱在高裁論財夷虜正吾黨之不為
邀福祖宗尚後昆之見相忻愉之至鋪述奚殫

回弋陽趙教授啓

伏以山林偃薄分絕望於青氈江海遊從喜論交於
白首敢惜投瓜之報以鳴代木之求敬惟教諭學士
前輩東土後流南居舊物居楚客衆勞之日加以能

言留番君遺愛之鄉久而成聚閱變化於浮雲外物
謹行藏於暮景脩塗迺遷九萬里之圖而從二三子
之撰時方興學必大修明堂辟雍之儀君若應徵豈
多遜公孫晁董之對清華之選造次可須公猥緣虛
名莫返初服病顛蹙足居愁棄物之逢時血指汗顏
詐意良工之在側既循墻之不敢惟倚席以增悲所
賴芳鄰見分餘映扁舟散髮固難禮法之踈斗酒同
襟倘許談諧之數

通燕右丞啓

伏以江浙同風久勞於鄉徃雲泥異路遂隔於瞻承

蓋以初無先容之言益成後至之罪比聞台從將壓
鄙封此而不預謁於周道僕則自取踈於門下然古
人之禮見必有贄而儒者之業職當修辭聊効蚓蝨
之鳴以當雁雉之執伏唯右丞相公三光五嶽之氣
燄四海九州之胸襟文雅風流不在王茂弘謝安石
之下淵源議論及遊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方蜀道岷
乎難登乃囑山屹其獨立單辭造膝而雷霆收霧輕
車就道而風日清夷立談亟拜於壁堂坐對不知於
席近徑由棘列徃間槐庭袞職以補躬締繡加文而
滋美醫切以康國參苓解毒於無形遺民有今其庶

幾之謠同類發吾復何憂之嘆脫干戈而安錢鏰逃
桎梏而還衣冠有年於茲伊誰之賜今者輟步紫薇
之府宣恩蒼海之民山君水妃收雲霾而聽令藩侯
邦伯侯道路以趨塵榮百於會稽邸使之見章威萬
於臨邛邑令之負弩竊想明公之志非如俗士所窺
必將指世唐虞無漸簡冊之載然後許身稷契盡酬
韋布之言表元髮種以欲華跡搖而靡上鼓三
作而氣竭已不記於前勞木再實者傷根矧敢萌於
妄想家有踰七至八之老道遇滿十除五之窮耕鐵
硯以誑飢絀楮衣而覬煖取數廩於卜筮猷伎窮於

優伶何待河清始有相知之至頓驚星動乃傳鼎貴
之來凡公意氣之交皆昔朋遊之舊篋積未滿忍獨
棄於遺珠芻豢方陳姑強羞於苦藿知我罪我進之
退之一維門館之所裁自分泥塗而已久屬時炎暑
祇役江郊諒豈第之有憑宜與居之胥吉尚鄭謹書
益保熾昌謹奉啓事再拜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念
通蘇教授啓

某頓首再拜奉啟伯清教授學士同舍執事某一別
光纏九史歲籥然從遊甚衆莫如桃李之成蹊而潤
澤不忘常如珠玉之在側比從鄉論獲採郵音謂將

屈於範模來俯臨於衿佩諸人動色知為文藻之故
家我輩歸心恃有波流之砥柱惟此絃歌之國素無
刀筆之風越自近年誘成惡黨魚鱗田藉化為子虛
之歸鶴髮濡宗侮以侯白之術計慮踈而自陷危竈
造詣拙而倒持太阿信萋菲之小言棄隄防之通例
貂不足而狗尾續驕位置之何多蚤則績而蟹有筐
幾主名之莫辨得者不以為感憎之反以有辭宜謗
議之喧天致紀綱之掃地怒室邑市遂款善類為皆
然延寇啟閔因令外侮之得入體貌衰而誰顧門戶
墜而不扶儼然冠蓋之林淒其羈旅之色事已至此

當鼓瑟而改調行或使之有彈冠而交慶茲蓋伏承
伯清教授學士木假山之家世金華洞之精英方億
萬計園橋門首預登瀛之選及七千里距要服踵克
觀國之宥清談雅步而懷璧自如深潛屏處而推轂
恐後居席之右載道以車泊教令之未施已觀瞻之
頓改當使大官貴將知有師儒之尊自然新學小生
復還禮遜之美△舊依童習老綴賓遊塵土容顏頽
消磨之已淨江湖名字猶紀憶之未忘聞脂轄之在
行喜同袍之有託川途孔阻涼燠靡常想愷悌之有
憑凡與居而胥吉未由面調先致手書更冀同存倍

加珍茂爰茂乘於昌會以前還於亭除不鄙委令敢
辭駕鈍伏唯重茲鑒察不宣

回凌德庸諸公啟

表元頓首再拜德庸知事學士執事表元二紀荷鉏
已都忘於舊學一寒彈鋏敢過望於新交不虞跋跡
江海而來獲接凌厲風雲之彥矐之青眼投以赤心
謂其可為童子之範摸遂欲大率國人而館穀既領
訂金之諾又來儷錦之箋陳義甚高豈俗流之可及
有言不食尚歲晚以為期惟是精力早衰淵源素淺
使不深於謬誤得無賴於高明諸丈先輩不一一奉

記合併之間謝叙是幸謹此占報切幾鑒融

回舒子燕送鷺酒啟

人老而憐子欲分井臼之勞窮為擇婿又得葢塩之
賴故自安於儉陋誰或達於高明乃行春私遠致慶
問愛鷺封酒雖感詠之難忘烹魚得書惟報酬之弗
稱

代大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啟

伏以公堂較藝守三尺之拘李釣路憐材恢一陶之
快北使寒暖動速成之想為國家增樂育之仁趨恩
如歸潔已以謝若稽學制厥重舍優如緣宛陵之竿

不能以足以為先後如主矍圃之射但聽所為命而去苗至若積累而升較然勞逸之判踰時厯月進以錙銖墜地登天繫於渺忽角鉛槧者嘆其不易而執刀筆者阻之無難自非遇寬大之朝何以成闕絕之選伏念乙虫雕無益免禍未陳進不得飛名譽以為高取仇覽長裾之美退不敢聚朋書而造累蹈子厚尺檮之嘲獨於分寸之躋扳欲効尋常之馳遂誠非覬望之及有動僥倖之期洛陽年少之能言或輕初學闕黨童子之居位躡見並行謂可滿意以予齊更欲垂涎於望蜀乘機併進取數已多而乃雉采先成屢

唱廬而未定馬形皆具僅闕尾以不全傍觀訝合韻之難相知惜彫箚之淺徐紆危悃仰籟元台造化之筆方勤文法之議踵至天人日可堪與日召自棄比之多端執友稱信交游稱仁辱公言之交上徑采僉同之請亟須特達之俞器躍冶而鍾鏞材束薪而椽楠伏覩褒袞尤重負乙蓋度越常調之恩猶謂索憐於庠校若品題佳士之日寔非易得於席堂科場之詞頓輕慈闈之色為動盱謂生我成我不知舞之蹈之茲蓋恭遇 太博平章魏公別墅折衝翹材錄用謂周官六典之法度必出闕睢麟趾之心謂洛水

數世之源流可培菁莪之苞用遂使鸞魚之飛躍
不強鳧雀之短長居然數竒亦以等進之敢不激昂
弱植報稱隆知忠乎上志乎中此亦儻來之別物優
則學復則仕尚期無愧於前脩不出他門盼自今日
疏

觀民閣營造疏

伏以名藩偃處寔分靈鷲之南支古閣巍然尤據蒼
龍之左角非但尊嚴於郡治蓋將觀覽於民風歲久
日長霜摧雨剝工已成而壞之可惜力有限而葺之
良難惟牧守為古諸侯居處不容於簡陋如父母之

後衆子奔趨敢憚於煩勞各肩乃心共相斯舉謹疏
石屏戴式之孫求刊詩板疏

伏以天台山高幾萬丈產人傑以何多石屏翁死未
百年有詩名之故在思昔江湖半天下之跡定交真
表諸大老之間掀髯碩盼則軒蓋成雲握手笑談而
壺觴達曙故其吟篇朝出鏤板暮傳懸咸陽市上之
金咄嗟衆口通雞林海外之舶貴重一時既遭遇之
如斯何消磨之遽甚今欲訪劫灰之殘燼斷文梓之
新編風雅運開定有聞名而樂助英賢氣合何須同
世之相違慷慨揮毫琳琅照目謹疏

抄題刊傷寒書機要疏

伏以醫為書行世自岐黃有此用心人說証無方然
倉扁難於措手况傷寒之至切於療病以易差自張
仲景以來若龐安常諸老既陰陽虛實子能辨其八
九何死生反覆百不保於二三蓋緣用藥之時多至
臨岐而惑今欲一準古賢之訓明該治法所宜遇某
脉則飲△湯傳彼經則投彼劑大書標揭決無疑似
殺人衆力板行即是慈悲救物筆下洒霏之薄潤
眉間觀鬱之陰功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伏以抱關擊折仕有為貧毀瓦畫墁志將求食乃有
北士來遊東州通隸古前之書為科舉外之學說
誦說欲盡變莊岳之音皇之道途竟不賦侏儒之粟
廣文之曹司何在考功之歲月何多居然代者之棲
棲其去客之役昔陳師道有外姻寄食故能辭處約
之金范希文在鄰郡解官猶時鬻代勞之馬今併無
於指擲欲遠辦於齋將惟當路之諸公貴人若是邦
之君子長者庶幾興念聚刳蠶龜背之資萬一知恩
有啣珠蛇口之報

萬戶府新提控求仕疏

切以陽燧露處借隙日而生光輝神龍泥蟠得尺水
而興雲霧豈有英雄之奮發不資氣勢之依憑伏承
弘道提控矮矩長身危塗緩步取毛錐子投地諒世
家之豈然辭抑列若染衣幸歲年之已及今欲脫踪
絳灌之伍謂選臯夔之廷知己紛其如麻拾爵易於
若芥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須衆力之相成方寸之
木俾岑樓之高看脩程之立至請題氏某各助若干

趙道人北遊疏

伏以閱世千萬塵何處有逢德國齊心三十日為子
說逍遙遊佩烟霞為齋糧指江湖吾傳舍交梨火棗

左右蓬源金母木公先後禦侮此自仙家之素有必
須人力以相成如龍藏芥中得水即化如鵬離殼外
待風即飛但舉揚州緜纏與之往往洞庭劍渡行矣

翁舜咨疏

伏以挾策為仲尼之徒居然自異求食必伯夷之粟
正尔良難竊見翁君舜咨家乏負郭之田躬希陋巷
之節寧食三斗艾不肖隨肥馬以拜塵強持一寸膠
乃欲通下流而抹濁蕙間之鹿久去釜中之魚屢生
今將義魯章甫之冠分唐廣文之飯顧窮坑之莫塞
何選海之可尋凡我同遊豈無知己動色顧矣決非

平生之心刮毛成毳是為衆力之助片言白水雙翻
青雲

代史承奉謝安醮疏

伏以上帝好生本哀矜而不忍下愚有過許悔艾而
自新伏念某藐尔羸軀嬰茲萬疾醫師嘗進幾百藥
之俱役之隸頓勞積三旬而相守去死不能以寸得
禍必有其端方當呻吟痛苦之中不勝憂危恐迫之
至生身順境則豈如長夜之艱難處事少年則寧免
語言之凌忽或計慮再三而用以過當或經營什一
而謀慮太深或乘已喜怒而有所傷或見人患難而
莫之卹或暗室屋漏自虧戒謹之恭或肥馬輕裘不
思卑近之福諸如此類可得而彈今盡悟夫前愆庸
敬陳於貞欵伏願維皇孚祐有赫鑒觀活臣蝼蟻之
身使沉痾之頓起延臣大馬之齒得警策於將來誓
以餘生力成善士

鄧君疏

伏以為五斗米折腰有居負而不免封萬里侯食肉
無委運以自求切見覺非學士鄧君揚旆歐曾翰墨
之鄉揮犀朱陸講辨之地膏肓泉石幾欲携老子入
名山歎唾珠璣聊復對離騷飲醇酒固天機之洒落亦

要路之崢嶸今者鉄硯已穿剡書將上大則綉衣乘
傳驅駕風霆小亦金鸞代言剪裁雲霧惟公意之所
願欲於事勢初無留難為交道之光華增儒林之膾
炙蠅翼附驥自皆致於盛心龜毛成氈想不遺於餘
力筆膏一洒鞭影如飛

城隍廟修造疏

伏以一縣之有城隍如心腹為體膚之主百姓之趨
力役若子弟效父兄之勞本事理之相須出人情之
樂助睽推茲廟荆自有唐溪山清雄據上遊之最勝
殿廡宏敞聲舊治之俱瞻自丙子煽祝融之災至己卯

議斯干之築更三數舍雖粗有成規閱十餘年猶未
還前觀蓋向之官府亦知衆戶之願輸故免其科徭
欲使期年而趣辦惟此意之甚美惜乎行之不終於
是瓴甃之材露榭於水滸棟梁之幹雲委於山岡坐
令肅穆之業祠猶作淒涼之菱舍行路為之嘆息居
民見而傷嗟今者邑政清明天時豐美右滄左粥家
餘魚稻之藏十兩五風人思牲酒之報使班垂不期
而竭作祀梓無踵而趨門絢發丹塗翬飛宝構上以
妥扈從鬼神之奉下以展丞嘗香火之嚴是在指揮
之間適值作興之會先王典祀非同浮屠老氏之淫

祠它日亨碑併述武城桐鄉之遺愛斯文風播所至
嚮從

傳

二歌者傳

咸淳德祐中抗有善歌者十人以材貌聞於天下兵
亂流落皆相失其一人為一武帥得之絕幸有貨權
而一人嫁為民妻在武帥部中方其未相值也音信
隱隱常相聞既而幸者創別館求民妻而致之日吾
與尔疇昔固相同類也幸甚脫死邂逅于此願相娛
以盡吾志民妻曰妙意誠美然吾已棄其身草野間

食饜糠糲衣極麻卉窮賤藍縷以求容於膏粱綺靡
間強而為之則奪其素吾不得行也蓋凡使者三至
三辭之其言如初然幸者意堅請益苦民妻亦居貧
久不敢相拂竟致諸館中二人者相見問艱危道舊
故甚歡幸者懼徒留之不可以安民妻也剛出少年
女奴數輩煩民妻教其歌而時予之祿稍使歸有以
瞻給其夫家民妻既漸衰老舊習歌雖善無所復用
亦幸人傳之遂不漸而為之教數女奴皆如法咿
嗚動搖其唇輔拘輟其肢體而為之及暮而始得
休幸者自帥家間一至其館所按授歌進則喜不

進頗微督讓若恐不為盡心者民妻挽悔內不自堪
而感其恩且業已出終不敢怨竟相得無違言戴子
曰余在杭時見衣冠士大夫以文辭道德相交游多
矣一經患難反面若不相識而二歌者倡優伎藝之
流承平齒牙餘論所不敢及者也其所為若是有愧
之乎然議者猶以為貴幸者既以義存舊則不當苛
督其過賤窮者既以禮辭聘則不當諂順其欲斯蓋
求全責備之論君子蓋無責於其人焉

劄子

曰袁通父秀才送喜辭并物劄子

△頓首再拜通父學士執事△露霜遺軀豈記生辰
之及江湖泛識亦無慶問之交敢圖英賢不棄衰陋
浹洽既成於數面游揚肯吝於餘辭至歌郢人之陽
春以華絳老之甲子欲倚聲而和則深愧七襄將捲
錦以還剛又貪十襲外有多儀之餉益寬逆旅之需
姑薄叙於謝言殊未殫於忧悃尚邀永好俯賜沃原
說

漁說送王伯畏講書歸新安

江漢之俗多漁畜得魚多則風戾日暴之以俟遠鬻
者售焉其事常逸而息甚微有厭之輦魚仰致諸黔

焚山谷間初至墟民爭趨之售什九明日什六又明日什二又明日無售者矣非民薄商土狹而易足無復多事魚也新安今東南經生之江漢也儒者王君伯畏以成學轉授於鄉寡求而自重養親教子雖無贏餘不至缺乏鄉多名山川佳姻友良天好日壺觴過從絃奕諧笑未嘗一日不從心適意而踰高從險遷涼就薄為廣信之後為諸生講經三年蕭然空載而返值予亦窮復無以振發嗚呼此不皆近於鰲魚黔焚間者哉抑余聞之古有大漁陶朱公能生蓄魚嘗自五湖入海遊齊楚致千金商愈富術愈奇又

任草嚴光張志和之徒雖漁而不商名愈高予與伯畏更思之

大德癸卯二月朔日

諭

蜜諭贈李元忠秀才

釀詩如釀蜜釀詩如釀蜜法山蜂窮日之力營之村廛數澤間雜採衆草木之芳腴若惟恐一失然必使酸醎甘苦之味無可定名而後成蜜若偏主一卉人得咀嚼其所從來則不為蜜矣詩体三四百年來大拉並緣唐人数家詁達者主樂天精贍者主蒙山刻

苦者主閻仙古淡者主子昂整健者主許渾惟豫章
黃太史主子美子美之於唐為大家豫章之於子美
又元其大宗者也故一時名人大老舉傾下之無問
諸子自是以後學豫章之徒一以為豫章支流餘裔
復自分別標置專其名為江西派規模音節豈不其
似似而傷於似矣貴溪李元忠以詩遊江西舉江西
之同名能詩者畧徧皆予所未識而不鄙請益於予
願予之寡陋豈暇有益於人乎姑與之言審以資同
味者一啟齒云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四明戴表元帥初

講議

子曰先進於禮樂

一章

當孔子時周道雖衰先王之禮猶有存者可以訪問
髣髴若老聃萇弘師襄之類是也然其人多隱逸放
棄故時論目之為野人至於威儀曲折華飾過盛則
幾傷其本而反以為君子仲尼感嘆風俗之日移自
言吾不用禮樂則已耳幸而用則寧取前一輩質朴
之人而後一輩之過華者在所損節而亦不盡以為

非也其立言之婉寄意之切學者正當玩味但不知
今去夫子時又二千年所謂禮樂不敢望及先進之野
猶得僅如夫子時後進否耶官府市井間所不得聞
禮樂之在學校古稱學校為禮樂之官今禮之近古
者幾何何以為君子何以為野人古樂已盡止學校
所可常用惟琴瑟而琴瑟亦非古声居其他則必為
其事為其事則必通其說是不可以不講也竊嘗思
之譬如山林田野間有人以耕農起家高曾祖父雖
衣冠黻黻辭令盾俚而皆有古氣迨其子孫脩飾日
增文為日美而日不如舊古禮樂之至於今不知又

幾何子孫之子孫而得與夫子時先進後進並論耶
伏惟上饒名郡東南學問淵源所聚祇近世玉山尚
書風声未遠表元窮鄉退士迫於諸公牽強而為此
來開講之初敢以先進後進禮樂異同為告自此得
相與勉焉

子與人歌

和之

歌詩之道古人不以為甚難尋常交際邂逅會集往
往有之不必皆歌已作蓋多舉古人成語以相委屬
而已然必以當人情通事類為善今也其歌詩能為
夫子發之而又能善則其為人已不苟矣夫子於此

既不失其傾寫之權又不奪其委宛之趣姑且使之
反覆咏嘆然後自歌而和之想見一時客主襟懷春
融玉盞淵停雪止無形骸無渣滓此聖人德化及人
至誠盡物之一事非但可以小智窺測後世詩必已
作間有從事於倡和者非矜材而凌駕則拘韻而牽
強其流於樂府歌曲復皆委巷狎邪之作敗壞人心
汙移風教莫此為甚今欲與諸公稍以釐正指俗趨
去華務宴取古人三百篇以來之作可登於絃誦可
編於簡冊者純熟諷念可以觀志可以養德推而伸
之可以使能可以成物其俳體新聲一切不用庶幾

近於夫子之指

孟之反不伐

一章

此一章可以為士大夫親仁取善之法古人以戰陳
無勇為非孝備軍亡國不與於射位而死也不得入
於墓域則兵敗而後奔蓋未足深以為夸也孟之反
事見於春秋傳襄公十一年當是時魯有齊難夫子
之門人若冉有樊遲輩皆在兵間之反之為人不可
詳攷往之恐亦嘗受教於夫子今也見其入門而能
殿有勇而不居故淡喜嘉稱之與童汪錡執干戈衛
社稷而不右殤例正一時事此聖人隨材因事成就

長育之妙如造化之於萬物大而大容之小而小養之形、色、無所遺棄俱成其美嗚呼仁哉在周之徒得其一節遂以孟之反之退讓為常道為可以逃名遠禍而慕之慕之不已流於計較利害之私而聖人所以教人之大指失矣學者審擇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 一章

天地之間動萬物之最靈莫如人、之為動物而能最靈者以此心為之本也心之為人、之本而能動能最靈者以有仁也故心有仁則人得以謂之仁心不仁則人不得謂之仁雖名之曰禽獸可也敢問於何

而觀之曰於人之處富貴處貧賤而觀之而心之仁不仁可見矣蓋夫富貴之為物非不美也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避焉舜禹周公是也貧賤之為可惡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辭焉孔子之在陳絕糧乘田委吏削迹伐木之類是也如必曰我學為舜禹周公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不富貴我學為孔子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不貧賤則其心不仁矣何也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不富貴則必慕富貴而苟求曰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不貧賤則必耻貧賤而不安慕富貴而苟求耻貧賤

而不安其心何所不至其人何所不為其於本心之
仁何能保其必存而為君子哉故曰君子去仁惡乎
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言人不能失其本心之仁不愧於人之所以為人
則不失於君子之名不但於平居無事時能存之雖
急遽苟且顛覆流離之時亦能存之其為人也當富
貴而富貴則為富貴之君子當貧賤而貧賤則為貧
賤之君子安往而不預於舜禹周公孔子之倫乎嗚
呼天之命斯人以為人予之以最靈之心其初一也
一能存之雖貧賤不失為舜禹周公孔子一不能存

之雖富貴不免近禽獸可不畏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宇宙之間一事一物莫不有理存焉君子不可以不
知也然何由而能盡知之於是必有方冊紀載之鑽
研師友學問之講論是之謂文於方冊而得之則理
在方冊於師友而得之則理在師友是猶資於外也
於是必有以會之於心體之於身而復驗之於事物
是之謂行文矣行文矣君子之學可以本末兼該而內
外交學矣豈不至於忠信文何以宴其文行何以成
其行孔門之教人所以切實用功之本蓋於此四事

常而不置也是之謂四教今試與諸君亦循其序而略評之今之方冊非古之方冊也董仲舒揚雄韓退之在三代以下號為知道仲舒明經專主災異揚韓旁取以工詞藻吾人望此三賢猶不可企及而何孔門之言乎至於師友尤為鹵莽群居族處以位相高以氣相長考德問業之事無聞訂疑辨惑之說不說不講是文不足求也著書滿家發言成靈退而察其談於僚友者難以盾於滅獲號於鄉閭者難以合於閨門是行不足攷也平常小小籌度計較利惟恐不居前害惟恐不在後欲求如禹稷之以天下飢渴為

飢渴必不敢當也與交遊意氣然諾不出几席之間朝許而晡已不踐欲求為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必不可期也是忠信不足恃也吾人試於平日寢而寢思食而食思之若然者病根蠹本正復何在大抵古人之於文行忠信沿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一不成而四有餘喪良可憫痛竊意孔門之所謂文近於大學之致知格物欲與諸君詞章記覽外先從事於講明義理之學儻其然乎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

則高明

至誠者真寔無偽之稱要其極惟天道可以盡之惟

聖人可以當之世之人亦有知至誠之為美而為之者矣為之而不能無間斷則其力不能持久則不能
有徵驗何為徵驗我為至誠而物應之於此人知之於彼是也今且以家庭切近事驗之人未有不誠於
父母兄弟者也今有為人子者曰我誠孝於父母矣而父母或不我悅我誠恭於兄弟矣而兄或不我友
此其理殆不然誠患不能持久耳使我能誠於為孝而持久無間斷父母安有不我悅使我能誠於為恭
而持久無間斷兄弟安有不我友推而於夫婦誠其敬推而於朋友誠其義皆能持久無間斷又推而於鄉

里於邦國誠其信皆能持久無間斷其行愈力其徵愈廣又達於四方萬里之遠而四方萬里之遠服之
盾於鬼神而鬼神且之被於豚魚而豚魚孚之其精神功用遂與天地同運為悠遠為博厚為高明為博
厚載物為高明覆物為悠久成物而中庸之能事畢矣然此為聖人天道極處吾儕小人驟焉而語之固
所未喻敢問平居日用之際亦嘗有一思一慮一言一動不離於誠否乎於居處有能不欺暗室屋漏否
乎於飲食有能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否乎於言語有能儼若思安定否乎於交際有能不忘平生之

言否乎於辭受有能見得思義臨財毋苟得否乎於
祭祀有能事神如神在見其所為齋否乎凡一思一
慮一言一動所以養誠之具皆備尚懼不能無間斷
不能持久况又不能誠而何以為人乎所以自為於
已未至而何以責物之不應人之不我知乎程明道
先生十八歲學顏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司馬溫公
孩童時以食湖挑失言為父母所責從此終身不敢
謾語呂成公伯恭少年飲饌不如意輒推案歎嗔不
食晚歲涵養成就至於家人不見怒色此皆前輩嘉
言善行可以為至誠無息之助諸君相與講之何如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此一章可以見聖人寬容篤厚與人為善之意先王
盛時禮樂修刑政舉為善者既衆矣而又有必使之
知勸為惡者既鮮矣而又有以使之知恥傳稱堯舜
之俗比屋可封成周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雖不盡然
其風氣純美可知矣後世不復望其如古然人心天
理何嘗一日見其斷絕故鄉里之故家遺俗學校之
明師良友常隱然相與扶持之或豪傑興起或聞見
濡染大抵俱為善人之歸無有有倡而無和者此之
謂德不孤必有鄰言其理勢自當如此也今且與諸

賢試以目前事驗之徐行後長者坐不歌立不跛此
近於有德人也謙冲退讓恂々然言若不出諸口此
近於有德人也諸賢以此人為何如若見之則必敬
之重之心慈之退而之其子則欲其子弟効之其有
鹿麕率躁競愴中而利口者此近於無德人也諸賢見
此人則必賤之惡之心非之退而之其家則不欲其
子弟似之如此朝咻暮誘年遷月革見一不善自然
如覩恠物惟恐不相離見一善人自然如對芝蘭玉
樹惟恐不相人行之愈久習之愈熟何患風俗之不
美何患風化之不成刑不清如盜不弭即此聖人周

流轍環之餘揀時扶世之心尚有見於此也講學不
明人多以異於流俗為賢夫既為賢則自然與流俗
異但秉彛好德之良心初不相遠其機括在父兄師
友先覺者倡率開導可之耳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謙者人之盛德然徒謙而不知所以為謙則處已接
物俱失其宜而不足以為德矣故曰謙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言善為謙者尊則能使其道有光卑則能使
人不可踰已也人情居富貴鮮有不驕自古以來公
侯將相如四豪之結客至三千人卑躬厚禮以畜養

之如公孫弘之開東閣以收四方奇士其身甘脫粟
飯布被而不為恥可為能謙矣不知有何功業及於
萬物著於史冊以尊而不能光也貧賤之士人所易
踰所以自重者謂有名教之樂道德之美耳彼以其
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樂天知命謹身節
用以遠悔吝以安隱約所謂賢者不過如此雖帶索
行歌飢色滿面而當路之三公千金之子欲與之交
而恐不我屑也尚得而慢之乎苟使執柔行誦召侮
取辱而不知謹焉則卑而人得踰之矣古之善處富
貴而能謙者莫如舜禹周公舜禹周公以大聖人而

取人為善能聞善言則拜能小心恐懼流言天下誦
其功業燁然至於今不衰善處貧賤而謙者莫如孔
孟孔子能困厄陳蔡而彈琴自如孟子能不見諸侯
而辭萬鍾之祿天下後世誰得而並之接謙卦艮以
一陽為主在上卦三陰之下下卦二陰之上上於下
卦則為尊下於上卦則為卑自當以艮取義艮之象
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其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動靜既不失其時
而又思不出其位雖舜禹周公孔孟之事不過是矣

菁者莪

卷二十五

此詩四章。四句作序者以為長育人材之詩。鄭氏直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則斷為學校所作。儒者傳授可信不誣。今試以大意逐章釋之。首章言菁者莪在彼中阿者喻人材之在學校亦如茂草之生於阿中得其所養而茂也。先王盛時其於學校之士豈徒寬容逸樂之而已。想見一飲食一射御一步趨一坐作之間不言而知。所有謂尊卑父子之節。烏知有所謂君臣忠敬之義。烏知有所謂長幼揖遜之序。烏知有所謂師友聚辨之道。烏知有所謂交際辭受之方。烏故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若樂而無

儀則散慢猥獠而不足以為樂矣。次章言菁者莪在彼中阿者喻人材隨其高下尤右無不得所而暢達如莪草之或陸居或水處而皆莪也。道化流行禮義習熟耳不聞可非之言目不見可鄙之事身不居可悔之行。生逢其時而遭逢教養若此心嗚呼而不喜故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三章言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者陵洩於阿而高于阿所及者愈廣所被者愈孚所得者愈深。古人粟帛布外燕以貨貝為用而五貝則為朋至此諸生自喻其遂心慰意之美。雖錫我百朋之多不足以為暢也。四

章言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者舟之為物可以涉險可以行遠可以載重喻人材長育之久其氣盾皆有成就可以見用於世而不必於用進退從容行藏自在原其功效之所以然者有以使之而然也休之為言嘆美饜足之味也四童非先王學校全盛不足以當之吾徒生長於二千年後不宜妄自菲薄何代無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自今以往相與講明探索求古人居學校所樂者何道所以得之何業所以欲用者何才必有異於後世之汲之而求之不得則挹之而困者矣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一章

古之君子苟自知其道可以及人才可以用世則皆未嘗有必不仕之心何也天之生斯人必有所托以治之使幸可以治之而又不屑則為狗已之私而絕物太甚非君子之事也孔門諸弟子其賢者多不仕而仲弓之後仕於季氏夫季氏非可仕也季氏不可仕而天下皆季氏則賢者有終身不仕而已賢者不仕則不賢者必仕賢者不仕而不賢者仕則天下愈病矣仲弓之賢豈不知此故不以季氏為嫌而仕之非獨仲弓不嫌而夫子亦不責非獨不責方且因其

問政而教之日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嗚呼肯哉人之患莫大于自用其聰明非聰明不可用而事物之多非一己之聰明所能盡也故為政者必先使有司各任其職然後我徐考成否而賞罰之此先有司之說也君子誰能無過之小者於事又未害也人未得展其大能而先錄其小過則人無可用而事必多廢此赦小過之說也先儒有言強毅聰察之謂才強毅聰察小人如鯨鯨工桀紂亦或能之惟賢才則可用而不善於政此舉賢才之說也仲弓於前之二言油然領會不勞致疑而惟以舉賢才為問此其自知

為政之要而不苟於問也知人堯舜所難雖夫子不免失之宰予子羽而謂已足以知之乎迨夫子教之以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而取人之道始備此三言者豈但可為季氏宰蓋千萬世宰天下之法也聖道未明人才日陋為學者未能治已而治人為政者不暇信人而信已纖悉於小節而鹵莽於大經牢籠於虛譽而濶畧於實德聞仲弓之風可不愧汗自省也哉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

人才之升降觀於風俗之巧拙風俗之巧拙驗於器

物之貞濫蓋有其用至微而所關甚重若此章觚也
之嘆是也觚以角為之或用之於飲或用之於書大
抵取有稜角不裡杌為便今者觚名雖存觚制不古
於事未大害也夫子反覆形於嘆惻不置此豈為一
觚發哉竊嘗思之吾徒雞鳴而起日入而休凡託於
居處飲食衣裘翰墨交際動作之間脩名而責其寔
恐無一可合於古惟偷安日前苟且滅裂不暇思及
耳偶一思之有不惕然汗下者乎學校所以講道習
藝之區今所學者何道所習者何藝坐斯席也想斯
名也安乎吾乎古之人皆躬耕而食惟仕者以祿耕

為其勞於治事力不能自耕也今一名為儒則棄耒
耜離阡陌終日不知何勞而仕者之勞復何所為乎
衣本以蔽体厚之以禦寒短之以便事華之以致飾
嚴之以成禮惟儒者得服寬博逢掖今華嚴短厚與
寬博逢掖混然襍居亦有知其然乎李斯程邈之學
興人以科斗大篆為古今則又以李斯程邈為古是
字書不可知也離騷河梁之体作人以國風雅頌為
古今則又以離騷河梁為古是詞學不可知也推之
於官名於儀禮於日用常行諸事種々豈得皆與古
合而吾持已處物懂々然皆如暮夜遊昏霧中投坑

墮井不可自保何望目擊扞儿杖之銘耳珩璜瑤璃
之音而相警為聖賢哉故夫子之嘆非嘆於一觚殆憂
風俗之變將至於如此也且夫子不獨於觚然也嘆
拜下嘆麻冕嘆先後進禮樂嘆借馬闕文不啻拳々
焉以風俗之將衰在夫子尚不能如何不過私憂隱
慮而已吾徒則又何說惟當精攷而謹脩之存之於
心持之於身或可傳之於書告之於人其人萬一有知
其說者逢可為之時得以漸而正之風俗猶有望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 一章

人資質雖甚高苟飢寒衣食之不給則十有八九難

乎其為賢學問雖不深使生理有以養其心亦未至
遽然流於不肖此論本止為中人以下發夫子之門
人最聰明者莫如顏淵其次子貢今也平居商略二
子而乃有屢空貨殖之嘆何邪嗚呼此不可以小事
觀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之為言善也且
既謂之正人安有必待既富而後為善蓋先聖之時
天下無甚貧之民惟賢者在高位有俸祿采地之厚
始得以言富惟既富而好以居富者斯有道矣顏淵
之時井法雖壞竊意猶有壞之不盡者故莊周言其
有郭外之田五拾畝郭內十畝固非皆寓言也但支

持有所不瞻而時，不免空乏耳。夫子於此嘆其居窮守約之操，簞瓢飲水，天樂內足，泊然不以外物累其靈臺。此與陳蔡絕糧而彈琴自如者，何異其曰庶乎者，蓋引之以自近也。至若子之貨殖，先儒以為未能忘情於豐約，大未能忘情於豐約，則是其中已為貨殖所累，惜一金與倉萬鍾，同一不化。天之命人如此而貴如此而賤如此而貧如此而富如此，理誰不能知，惟安之為難。彼冉求季路輩，地位高人幾等，夫子亦甚賢之，然見其昏於舜受去就之間，仕不擇地，食不擇粟，謹恕之極，惟取其名教最不可容者攻之，未嘗以貨殖為責。其以貨殖責子貢，殆愛子貢之深，期子貢之遠，欲其至於顏子之屢空而已。顏子未嘗多言，則中理子貢雖多言而屢中，故出於億度在同門中亦不見其比。今人見夫子一抑一揚，遂疑子貢不得齒於顏子之列，又謂處飢寒逆境為小節，皆未嘗深攷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利者四德之一，命者天之所以賦於人，仁者人之所以為心，聖人何以靳於言哉。曰利非君子之所急，其罕言之是也。至於命，至於仁，亦若是焉。蓋夫性理之

學其體也在於心傳而不可以耳受其用也在於躬行而不可以言說今姑毋論夫子時夫子沒夫子之道湮塞晦昧者幾百年賴孟子明之孟子沒又湮塞晦昧者千有餘年賴濂洛周程以來諸儒明之方諸儒之未明也人以性理為難言而不敢言故講學者必尊所聞讀經者必闢所疑推賢敬古風俗朴厚而貞脩寔踐之意常踰於議論之表自諸儒辨析既精記錄亦煩字義無所窒於心胸談柄無所滯於口舌向也白首老生之不能諭者三尺童子類能言之可謂家游夏人舒向而淵源根抵有不暇計矣以此

推之聖人所以罕言者豈非慮其弊之將至此哉區區以空虛倚席於斯亦既再歲愧無所發明以稱答父兄子弟之意切願閑暇之時有感相訂有益相告取五經諸子之遺言隱義雖易通而非盡解者常以質難傳田毋勦說毋雷同如利一也孟子之所非與周易之所取何以異命一也脩身之所俟與嚴墻之所避何以殊仁一也司馬牛之所難與管仲之所近何以別不徒求之又從而網之不徒獲之又從而賸之朝夕復熟彼此浸潤庶幾脩辭存誠致知格物不無膚寸之益諸君子以為何如

祭如在祭

一章

祭之以禮難言也其禮之所以然不可以不知也惟知其禮之所以然而鬼神之神之狀陰陽之故皆瞭然於胸中而祭可言矣此章祭如在謂祭先祖時也祭先祖如先祖之存脉絡相通精神相接此易言也祭神謂祭外神若天地社稷山川五祀之類脉絡何以相通精神何以相接此難言也古之人食則祭先炊飲則祭先酒馬祭馬祖田祭田祖以至捍大災卹大患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舉不遺其祭今且靜而思之人惟不知息好義則已耳稍知有恩義則凡有力

於我者豈能忘之厥初生民風氣朴野不但拙於防患亦未生不但略於息爭亦未有泊乎爭開患作人且不免與禽獸相食先後聖賢相繼出而憂之於是乎有管攝有拯助有教導又知夫人之衣食居處生息於宇宙之間一物必資一物之力資其力者必懷其感懷其感者必圖其報此祭禮之所由始也籩豆誠陳尸祝誠設登降瞻仰若將臨之周旋罄聽若將語之精神安得而不接血脉安得而不通乎至若吾夫子之恩之德聞吾人耳目洗吾人腸胃易吾人心胸續吾人命脉隆於天地深於父母又當何如

其感何如其報丁祀在通誓戒有儼謹為諸君誦所
聞而諸君省焉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四明戴表元帥初

講議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一章

善者天理之摠名人人有之人人有之而有不能有
之者心不在焉故也心於善者不但能有己之善又
能有人之善不但能有人之善又能與人同其善心
不在於善者人已兩失之矣今且以此章三節逐一
細繹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取人之善以去己
之不善猶未免於有不善惟能去其不善斯美矣此

賢者事也禹之聞善言而拜是喜人之善與已相契
雖有人已之分而同於為善比子路相去甚遠此聖
人事也至舜則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
善一人之身而耕稼陶漁之類亦取於人而能之取
於人以為善則人益勸於為善是與人為善也舜禹
俱大聖人不宜分別然吾黨今日所學且論子路子
路在孔門最為多過初見時氣象麤暴可掬從遊雖
久而鼓瑟言忘侍側之頃威儀應對每見訶斥後來
出仕黨季氏為衛輒平生本末無一合於正理不知
聞過而改者何事想見其為人純誠信勇但有所聞
知其不善隨即羞誨不敢復作故能日克月勵薰摩
浸灌陶寫濡染而卒成大賢而稱其可為百世之師
也今人隨群而趨遂隊而處一般浮沉一般容悅故
終身不見有過又或位高齒長則人方譽之權隆勢
盛則人方憚之貞見有過亦無人言蕩者奪於外馳
鄙者安於近務幸人不言偃然以為人事不遺如是
尊卑相承前後相襲耳不聞善言目不見善事既以
誤已復以誤人悠々兀々坐成凡庸此皆子路之罪
人也哉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先儒以為委曲說禮之事雖是委曲說禮此
起初一章却是禮家大綱目處毋不敬者禮以敬為
本戒人常以敬畏不敢放縱怠惰儼若思者人思事
時顏面允端莊儼恪持敬者其貌亦當如是也安定
辭人之發言不可輕躁必審定其是使之穩當無有
後悔方可出口安民者言人能行此三節不但可
以自安而見於政事亦可以安民也總而論之其目
三日貌曰心曰言其綱一曰敬心在於敬則貌與言
皆在於敬心不在於敬則貌與言皆不能無失也世
之儒者多言心屬內貌言屬外既分別為二遂以為
敬當主於心而已一戲笑過差一諧譁失節未害於
道殊不知心是貌言之根苗貌言是心之枝葉未有
枝葉有病而根苗無傷者故其始不過小不敬而其
終也卒陷於大不敬不可不察衛武公之詩曰善戲
謔兮不為虐兮韓退之則直云張而不弛非文武之
道夫文武之道豈使人謂戲謔可為者耶春秋之時
一執玉惰一受賑不敬一行人失辭識者知其年壽
祿位之脩短尚書傳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所關
順逆休咎尤如影響猶是古人告戒流傳常法如此
今人所以不然者蓋緣常情以禮為拘束禁制之物

強而待之令人血氣不暢筋骸不舒此不知禮者之
論吾黨試以曲禮此一章玩咏而習復焉心常之不
敢放縱容貌常之端莊不敢輕於戲笑言語常之謹
重不敢易於諧譁但見氣象詳和身心安樂今日為
生徒則禮行於學校而為賢生徒為子弟則禮行於
家庭而為賢子弟它日為人師長為人僚佐則禮行
於州里邦國而為賢師長賢僚佐推而大之無往而
不宜無為而不順其效豈不彰之不睹哉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

物之大莫如天而山能藏之以此言學何學不充以
此言德何德不具又大畜之卦內乾外艮乾者健也
艮者止也人之學行於內能健則無間斷不一之病
於外能止則無淺躁輕出之悔皆大畜之義也易卦
本不專為一端而發此象既取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為辭於義亦不為小矣前言者自聖經賢
傳及載於簡書聞於談論之善者皆是也往行者古
人立身行事可聞可法者是也今之君子所以不如
古人者多是自倚其聰明智師心而行據已而發其
天資純美者或能暗合義理無大差繆而思之不周

講之不熟反致禍患其他強敏者強敏而失矜驕者矜驕而失苛細者苛細而失遲重者遲重而失惟多識前言往行則念、有著龜事、有軌範平時或得於考究或聞於講明耳濡目染心領意會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日、積之以至無所不通無所不悟如富人長者多藏貨物而不妄用如深山大澤草木生之寶藏與焉而不見其運動一旦臨是非據利害剖析無不中節施行無不合宜此大畜之所以為美也按大畜以艮上九一爻為主而初九言有厲利已九二言輿脫腹九三言利艱貞六四言童牛之牯六此始可行也人不多畜其學問德行而速於欲行其志者可不為戒哉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日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日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日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一數以富得民

此章言周公所以聯絡邦國之民使之綢繆固結而

不散者有此九事兩者耦也猶言均平備具不偏枯
孤單也一日牧鄭氏以為州長是也民無土地則無
生業使相養育九州之長各有土地以養育其民豈
不上下相得凡言得民者非謂得而有之也謂得其
心也二曰長鄭氏以為諸侯是也九州內之諸侯公
侯伯子男各貴於其國然苟徒以貴臨之則 權控
制勢分扞格而不相得矣古之諸侯蓋以貴賤養非
以賤養貴也三日師之為言凡能以善教得民者
皆是也故曰賢四曰儒之為言凡能以善道得民
者皆是也故以道後世言師儒拘於學問文藝故失

措如古之禹稷伊傅之流朝為田夫暮為鄉相所吐
之言皆為經所行之事皆為史至今千百世下遵之
則為聖賢悖之則為愚不肖非師儒而何五曰宗民
無族則離 惟有大宗小宗之法則有族以相糾合
六曰主民無主則亂惟有世之食采之主則有利以
相賑恤七曰吏民群居易爭惟有吏以治之則不至
於無統攝八曰友民分耕必力弱惟有友以信之則
不至於無援助九曰數民各產常產而不及乎其它
惟有數以富之則不至於無儲畜以上九事於居民
之法養民之具織悉備盡人以為非周公之書非周

公誰能為此書哉吾黨今日學問且先於師儒二項
討論玩味所謂賢者何說所謂道者何物設使居田
里其何以為俗設使居官府其何以為政賢莫先於
自治而後可以治物道莫妙於無為而後可以為事
二者其何以能得民之心知之必可言之必可行
惟母汎之以為方冊之空談幸甚

說命惟學遜志時敏厥脩乃來允懷子茲道積
于躬厥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古書言道德未有如此數語明白詳盡者天下事物
莫不有道惟我能自積之於身則道為吾道天之與

人莫不有德惟我能自脩之於心則德為吾德而所
以能積之脩之則在於學當傳說異端諸子之學未
與文辭利祿之誘無有其所謂學其所謂道德可以
想像按據而知也說命三篇說學惟說學于古訓要
是自有一種格言大訓載諸學宮簡牘之中老師宿
儒伏於田野耕樵之流當時尚可致問而今茫然遠
矣如傳說其言其人即是其類今試以意求之學惟
虛心可以大受若先傲然以己見寔之它有增益由
何而入故貴於遜志然一於遜志而不及時用力又
失之悠緩故貴於務時敏既遜既敏所脩者涌之而

來而愈信念愈懷不敢怠志剛積於厥躬此上一節也
學不止於獨善其身必有以及物而後可以驗學之
進故始於自學而終於教人休用內外各得其半雖
已能如此惟念主於學功力無間斷則所脩之德
有自然而然而莫知其然者矣此下一節也兩惟字
兩厥字三子字此其立言之精垂教之切誠可為學
者警枕又三篇中指宴事多引空言少期其身必以
伊尹期其君必以堯舜淵源氣象上與禹稷皋陶下
與孔孟初不相遠漢儒明經家說若稽古已三萬言
豈足以知此而况於後世生於異端諸子文辭利祿

之俗穿鑿剽竊又出漢儒之下者哉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一章

子路之為人最多過最勇於改過惟勇於改過故雖
多過而不害為君子此章何必讀書之云發於為季
氏宰時從游既久漸染既熟何以有此鹿麕率可謂駟
不及舌矣然不知此乃子路進學之候以自信可也
而以處子羔則非矣子路以政事稱其於治民人何
疑之有若鬼神之事固嘗親問於夫子所謂社稷亦必
請習有素此二事雖不必讀書而可以為學子羔之
資庸雖美度不敢望子路敏不及子貢勇不及子路

其從遊之久漸染之熟又未以及子路而子路遽薦
之為宰又遽然許之何必讀書何其容易之甚耶又
况人之聰明有限事物之義理無窮假使讀書已多
見道無蔽尚不可廢學故天子老而學易其語人曰
仕而優則學而子路未知子羔之何如乃先斷之以
何必讀書幾何不以民人社稷為戲乎夫子既斥其
佞子路亦必愧悔聞其說者宜可以為戒而流俗之
弊至今友以為口舌得百里之地為古諸侯見儒如
仇見書如毒藥恠物悍之然曰儒無益於世日書能
誤人相率擯而棄之嗚呼安得知過服義如子路者

而與之語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庸是平常此二字惟聖人
能行之若非聖人決然有偏倚決然有過不及決然
不能平常故處事而無偏倚無過不及與夫合於
平常者天下之至理也既是至理自然民鮮能行之
堯舜之禪受於理當禪受堯舜不容不禪受禹之傳
子於理當傳子禹不容不傳子以至湯武之應天順
人伊尹周公之訓大甲教成王仲尼之轍環天下由
後世觀之其事至難其迹各異在聖人當時處之不

過當然之理此所以為中庸也道學不傳漢儒遂以胡廣為中庸夫胡廣阿時取容持祿固位其所長但能記誦典章儀註以為口耳之資用心行事全不正當何哉其所為中庸乎近世士大夫說及中庸又降而歸之中才庸人聞中庸之名徃諱而咲之故每發一議每創一事必未以異於人嗟夫中庸者夫子子思諄諄以教天下後世而為之難能而士大夫諱之不為亦可傷哉

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天下之藝惟其辛苦力學而後能者不如天性之自然天性之自然發之於內耳目之聰明接之於外有不學之必積矣良治之子當學為治良弓之子當學為弓父業而子世之宜也今日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何以言為治之家習見其為治之事銅補穿鑿者有似於為裘故不用之於治而用於裘為弓之家習見其為弓之事調柔撓戾者有似於為箕故不用之於弓而用於箕此亦天性自然之身近得於聰明之所接故不待力學辛苦而能者也豈惟藝人之學於為聖賢君子之事亦如此也學

仁者始於孝悌學義者始於不妄取學禮者始於不
妄動學智者始於不妄為學信者始於不妄語學仁
而能孝弟雖不得仁去仁不遠矣學義而能不妄取
雖不得義去義不遠矣學禮而不能妄動雖不得禮
去禮不遠矣學智而不能妄為雖不得智去智不遠
矣學信而不能妄語雖不得信去信不遠矣故曰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性本有此仁而不能孝弟性本有
此義而不能不妄取性本有取禮而不能不妄動性
本有此智而不能不妄為性本有此信而不能不妄
語是得之於性而失之於習也是良治之子不特不

為治而併不能為裘良弓之子不特不為弓而併不
能為箕也為治為弓也者性也為裘為箕也者習也
仁義禮智信也者生也孝弟也不妄取也不妄動也
不妄為也不妄語也者習也聰明者所以嚴其性之
所從出謹其習之所從入者也禮記又曰始駕馬者
反之車在馬前何也此言馬之性難馴人之教之者
勞故始駕馬者車反在馬前人性之易學不如此也
人之聰明所以能為萬物之最靈者謂如此類也人
之子弟有聰明而不能用於自污其所習自棄其

所學者真可惜哉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

一章

善人慈祥信實之稱為邦猶言治國也今子男百里諸侯屬皆是也勝殘去殺是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既不為惡自然不用刑殺此是事功效比於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俗有深淺然亦可以為難矣夫以慈祥信實之人臨民治政能使其人不為惡而免於刑殺此非一人一日所致故必待於百年之久先儒謂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淳厚幾至刑措庶幾近之唐虞三代既不易為儒者說漢初禮樂則不暇與經術則初未講風氣可為朴陋之甚其為政者蕭何起

自刀筆曾參周勃輩皆百戰行伍而一團貞淳寬厚之味令人感動蓋承秦人刻薄之餘員所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蕭曹既創之於前相接為政者申屠嘉周亞夫之徒亦如泰山喬岳儼然不動雖無善人之名而有善人之實後來公孫弘以明經封侯作相儒術始顯海內亦紛々多事以次想望善人為邦氣象欲如漢初以來何可復得論者遂疑儒者無益於世多虛而少實徒勞而無功儒者亦無以自解殊不知漢儒魯國兩生及申公董仲舒等若幸而得用又久其歲月又推舉其同類使相繼至於百年之

決洽安得無效祇如陳太丘魯恭卓茂僅得尺寸之地亦自移風易俗恥於為惡大樂可以見矣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世而皆疑之耶

子曰伯夷

用希

天下之至難平莫如怨而至易偏莫如好惡我有是善也而人不知以為善我未必有是惡也而人斷之以為惡怨斯興矣人有是善也而我不知以為善人未必有是惡也而斷之以為惡好惡斯不足孚於人矣伯夷叔齊以清隘聞於天下鄉人一冠不正望之然去之與惡人居若坐塗炭中意其平日必持已太

嚴責而人已甚夫人乃以為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謂所惡之人今日為惡明日能改過為善則伯夷叔齊亦不追計而咎之審如斯言豈有一毫芥蒂荆棘之意以此道處一家則一家可以無怨以此道處一國則一國可以無怨以此道處四海則四海可以無怨先儒疑二子奮怨之事無以考以愚觀之武王以至仁伐不仁八百國之諸侯同心歸之而二子獨非之是與八百諸侯怨宜為怨者也然天下後世至今以武王為是亦不以二子為非蓋各當其理也然則用伯夷叔齊之道豈獨四海可以無怨雖千萬世無怨

可也。今之人好惡不由其理，一極美德色，則悅之一
睚眦及辱，則仇之。聞二子之風，亦盡少動心哉。

子曰：後生可畏。

一章

為先生長者之法，主于教人遜讓。安有以後生為可
畏，又許其有求聞之心者哉？嗚呼！此可以見聖人教
人懇切之極矣。人非生而知之，誰能廢學？則雖卑
夫窶人而可以為君子，為聖賢，不學者雖堯舜之聖
不免為小人，愚不肖為君子，為聖賢者，人常畏而敬
之，為小人為不肖者，人常賤而鄙之。此必然之理也。
今有一等固鄉井同國族人物相似也，家世相似也。

年位相似也，而能循飭衣冠，遵守禮法，口無妄言，身
無妄動，衆必共相指目，以為摸楷。此聞其人而可畏
者也。其有沉酗佻達，狎暱非類，幼不遜，弟長不慈，教
衆必共相指目，以為疵癘。此聞之而不足畏者也。推
之於庠序於朝市，皆聞而知之。善者必有舉之，以為
公卿士大夫，不善者必不免糾之，而蹈子罰。善有可
舉為公卿士大夫，而不得為公卿士大夫，君子謂之
命惡，有可蹈於罰而不及蹈于罰，君子謂之倖，而人
之為人不可不自擇也。為先生長者之法，不可不勸
其為善，而阻其為惡。當夫子時，風俗猶美，先王遺文

餘澤猶有僅存於草野之間惟無老成師傅以接引
將就之故悵々然不知所歸夫子阻善阻惡之權既
不得見於為政拳々此嘆必發於倦遊歸魯之日然
則亦可傷矣其曰四十五者人能自小少有知
識之時而學之則年之至此必有一善以聞乎人非
謂四十五而始攷之也吾黨之年是四十五為
有加所可以聞者何事所可以畏者何道所可以教
後生者何業亦盍先講明之

有孺子歌曰滄浪

自取之也

人必自貴也然後人貴之其賤也亦惟自賤而後人

賤之也孟子此章引孺子之歌孔子之言本為當時
禍福而發其寔天下之理莫不皆然夫滄浪之水有
清有濁水幸而為清則人取之以濯頭上之冠纓水
不幸而濁則人取之以濯足是因其體之有清濁故
人用之有貴賤今有人為口誦聖賢之言身履君子
之行則鄉里必取之以為師範國家必取之心備官
府是猶滄浪清水之貴而人取之以濯冠纓也又有
人為言不出於禮義而鄙悖是習行不準於先王而
市井是行則朋友必棄之以為惡子官府必擯之以
為凶徒是猶滄浪濁水之可賤而人取之以濯足也

同一水類也而用之有如此其殊同一人類也而待之有如此其遠亦可以自擇矣或曰水本清也而人有用之以濯足人本賢也而人有不用之以居高位則奈之何曰是有命焉不可以槩論也季氏世為大夫而孔子懷羈旅之憂臧倉王驩得君而孟軻有不遇之嘆故君子得福以為常而小人得福以為不幸小人得禍以為幸而君子得禍以為不幸亦猶水之清者人固辱之以濯足而可貴者無損水之濁者強用之以濯纓而可賤者猶在也循環以安分脩身以俟命事之在我者謹而行之事之不在我者靜而聽

之學問之道其庶幾乎

惻隱之心仁也

智也

此四句孟子前篇已嘗言之引仁義禮智歸於人心最為親切大抵天之予人以此性止有仁義禮只是以恭敬為仁義之節文智只是分別仁與不仁義與不義之是非三尺之童亦知仁義非心外物而其初本因告子義外之辨今天下後世但知告子之害仁義而不知其害寔起於老子老子於孔子為前輩多讀書識道理孔子亦嘗問禮而其言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曰絕仁棄義民之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嗚呼是何言乎然老子之說險恠不經其
害在孔子前而孔子終身無一辭非之告子之說緩
於老子而孟子略不少容何也夫子道高以為我之
教行則彼論自息孟子則不然以為失今則不攻復
害愈甚故當時亦稱孟子好辨卒之天下後世因孟
子而遂知仁義者辨之力也吾黨今日不必追咎老
聃深非告子群居終日固未暇憂人之憂急人之急
且問自身當惻隱者何事窮居無事固未識讓千乘
之國且問自身當羞惡者何物出門固未能如見大
賓且問居家能不欺暗室否居鄉固未能使人質決
曲直且問能無間言於父子兄弟否是四事者惻隱
也羞惡也恭敬也是非也皆良心也皆非他人所得
與也盍亦返自思之



